

妙林

菩
妙
題

宗旨：弘揚佛法

提升品德

推行淨土

淨化人心



MIAO LIN

第35卷 4月號

本刊贈閱 歡迎索取

西元二〇二三年四月三十日發行（雙月刊）佛曆二五六七年

發行所：元亨寺 妙林雜誌社 E-mail: miaolin666@gmail.com

社址：804 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七號

元亨寺網址：<http://www.yht.org.tw>



【影畫集錦】

- 01 「觀音聖誕法會」、美國超定老和尚來訪
- 02 清明節祭祖
- 03 高雄市佛教會「慶祝佛曆2567佛誕節浴佛法會」

【菩公遺訓】

- 04 止觀雙運..◎菩妙和尚

【佛學轉引】

- 05 《達磨大師破相論》講記（六）..◎釋會忍
- 11 論《解脫道論》中的「三十七道品」（三之二）
一道品三十七，助入涅槃城..◎丁孝明
- 17 印光大師之正信因果與精神信仰的回歸（一）..◎釋存德

【妙林園地】

- 25 經典選讀—《勝鬘經》講記（二十五）..◎釋演培
- 32 《大乘次第精要》（二）..◎釋會智
- 39 老實修行—寂靜自在 淨明老和尚（十五）..◎釋會忍
- 43 始於初步選二—及時當勉勵，一日難再晨
— 2010領眾禮拜三千佛當中之開示（下）..◎釋法觀
- 52 牧牛如牧心..◎法雨
- 61 波羅蜜園地—居家三火世福田..◎釋生定
- 64 究竹之本..◎陳海晏
- 68 柴山漫遊（一）..◎沈政璋
- 73 健康有約~拔刀相助—未來武術核磁刀..◎放射腫瘤部 呂姿瑩 醫學物理師
- 76 教息會報
- 77 元亨菜根譚—順逆之間..◎釋淨明
- 78 清心小品—微笑..◎若水

①~④元亨寺於112年3月10日(農曆2月19日)擴大舉辦觀音聖誕法會，因疫情關係許久已不見如此多的人潮。信眾們虔誠祈求觀世音菩薩的加持，救苦救難讓災難消除，大家可以平靜過生活。由元亨寺諸位法師帶領四眾弟子諷頌《普門品》一部及佛前大供，廣大靈感的觀音菩薩總是令信眾滿心歡喜與安心。(照片宏善法師、璨慧法師 提供)

⑤~⑥美國觀音禪寺的住持超定老和尚，於112年3月9日特地前來拜訪元亨寺方丈淨明和尚。兩位相識至今已一甲子之多，道情甚篤，從早期靈隱佛學院的學子生涯開始，到現今的各自領眾一方的心路歷程是多麼寶貴的修道生涯。超公的修持與文筆更是令人讚賞不已，也留給後學更多學習的典範。侃侃而談，相見甚歡，互道珍重。(照片宏觀法師 提供)





⑦~⑫元亨寺於112年4月1日至5日舉行清明節的祭祖活動，其實早在一個星期前信眾已陸陸續續前來參拜佛祖，悼祭祖先。看著大家虔誠恭敬的心，手提鮮花素果，攜老扶幼的成群結隊而來，相信歷代祖先也一定庇佑子孫平安健康。更有小學教師帶著學生來戶外教學，讓學子們小小心靈已知道清明節的意義，祭祖是中國傳統孝道的美德，飲水思源讓大家更加珍惜一切的因緣。(妙林編輯部)



⑬~⑱高雄市佛教會於民國112年4月8日，假元亨寺光明樓舉行「慶祝佛曆2567佛誕節浴佛法會」。因疫情已逐漸解封，信眾們歡心鼓舞的來參加盛會。由理事長圓戒法師暨理監事共同帶領四眾弟子，馨香祝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高雄市政府秘書長陳盈秀也祝福大會功德圓滿。隨著讚佛偈「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海，五濁眾生離塵垢，同證如來淨法身」的讚頌，洗滌眾生心中塵垢，以更清淨無著的心不斷在佛道上邁進。(照片孫茂發居士 提供)



止觀雙運

禪宗是運用「止」與「觀」的功夫，以止觀雙運互相配合，幫助內心安住在無相的本性中。其間將煩惱直接放下，這是「止」的功能；運用觀照，思惟一切的念與境都是變化無常，本性皆空，則是「觀」的作用。這樣的止觀雙運到最後就能顯現清淨的真如佛性，才達到禪門修行的初步。

禪淨兩條路，其一是「有念有相」，其二是「離相離念」，但最後所達成的同樣都是「無念、無煩惱的境界」。所以說禪宗、淨土宗實在只是入門途徑的不同而已。若是將這兩種法門研究明白後，就會瞭解參禪與念佛其實是一樣的！若要強說有何不同，那應該說：念佛法門比起參禪更穩當也更保險。



《達磨大師破相論》講記(六)

◎釋會忍

愚癡眾生，不會如來方便之說，專行虛妄，執著有為，遂燃世間蘇油之燈，以照空室，乃稱依教，豈不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間一毫相光，上能照萬八千世界，豈假如是蘇油之燈，以為利益，審察斯理，應不然乎！

話雖如此之說，但是愚癡眾生，不能會意如來所

說的方便法門，專門以自己的虛妄住著來做，執著一個看得到有為相，認為如此點燃世間的蘇油燈，以照亮宇宙空間，這就稱為「依教奉行」，這豈不就是最大的錯謬嗎？為什麼這麼的說？諸佛只要在自己的眉間放一毫相光，就能照上萬八千世界之廣大，那裡需要假借這些的蘇油燈來點亮世界，還認為如此的作法可以獲得利益，但是冷靜思考審察這番道理，不難明白應該不是這樣才對吧！

佛學轉引



又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根之中，於一切時，常行佛道，脩諸覺行，調伏六根，長時不捨，名為六時。

(七)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時」，指「六根」在一切時中，都是經常去做關於修道之事，並且在覺照觀察上也要相當用功，如此不斷地將心與佛法相印，心性逐漸調柔，六根不再隨外境而心猿意馬的奔走，安住於法，能夠如此長時間保持心不動盪，沒有離開捨去心一淨性，名為六時，亦是一位真正的行道者。此與平日大家所理解一天二六時中都在行道，還是有相當的距離，畢竟修道沒有離開您的六根，達磨祖師特別將六時與六根劃上等號，意義是非常深刻，可免除眾生的著相修行。

遶塔行道者，塔是身心也，當令覺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為遶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時世人不會此理，曾不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遶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而於真性，一無利益。

(八)遶塔行道者，達磨祖師特別要教導眾生修行，就在您自己身心的當下，離開身心也沒有法可修可證。將修行拉回到與自己做一個直接的連結，每一個人的當下就是道場，都是成佛的法器。在此論說「遶塔行道者」，塔就是眾生的身心也。當下的覺察智慧時時都能巡遶著身心，心心念念都沒有停止的審察身心，是否有合乎法與律，名為「遶塔」。過去祖師大德諸賢聖者都是以如此的方法來行道，精進不懈直到證悟涅槃。

但是現今的修道世人不能領會此番道理，都不從自己內心去下功夫，完全寄託在所執著的事物上來追求。進而認為以自己的身體來經行遶世間的佛塔，日夜相繼走驟，只不過換回徒自疲勞，白白受苦一番，對於自己真性的成長，真的一點幫助都沒有，況且哪有利益可得。

又持齋者，當須會意不達斯理，徒爾虛功。齋者齊也，所謂齋正身心，不令散亂。持者護也，所謂於諸戒行，如法護持，必須外禁六情，內制三毒，勤覺察，淨身心，了如是義，名為持齋。

(九)又，一位持齋的人，也必須真正明白以上所說的道理，如果不能了解時，其實就白白浪費彼等功德。所謂齋者，齊也。依《說文解字·示部》：「齋，戒潔也。」古人在祭祀或舉行典禮前沐浴素食，清心寡欲，潔淨身心以示虔誠。從莊嚴恭敬中展現內心是整齊不失秩，即是齋也。由齋正身心開始，對身口意三業清淨不令散亂，才能於正法上行道。此如同「心齋」，以洗心淨念、無雜念妄想，達到純一滿淨，身心一如之境。若想要達到此境界，也必須知道如何護持自己，才是真正的持齋者。

所謂「持者」，護也。即是對於諸戒行，要依法、如法的護持。此也不止於外相的護持，反而是從有情身心來著手，必須在外相上禁制自己六識的妄動，對內須防制貪瞋癡三毒的起惑造業，如上不斷精勤的從內、外身心來覺察，是否有所違越，逐漸的淨化身心，使它不再生起雜染不清淨的念頭。修道者如果能如此的了解這番深義，即可名為持齋。

又持齋者，食有五種，一者法喜食，所謂依持正

法，歡喜奉行。二者禪悅食，所為內外澄寂，身心悅樂。三者念食，所謂常念諸佛，心口相應。四者願食，所謂行住坐臥，常求善願。五者解脫食，所謂心常清淨，不染俗塵。此五種食，名為齋食。

達磨祖師又將持齋者的齋食分五種類，以說明所食不同，其作用功能也會有所不同。當然它並不是一般人間所吃的食物，而是以出世間的立場，在每一個剎那的當下，皆依自己所生起的心念而造作不同的善業、善果。以下逐一加以解說，修行者為了出離生死，在心性的長養上而生起種種的精神糧食，彼等的齋食可分為五種：(1)法喜食，即所謂依持正法，歡喜奉行。持齋之人對於能長養我們法身慧命的正法，依照佛陀所教的教理，心中隨時保持歡喜心，能有好的福報接觸正法，如何能不依教奉行。(2)禪悅食，真正受持禪悅齋食者能令心止息，心一境性，所為內外澄寂，身心悅意安樂。身安住於禪悅為食的當下，沒有任何起心動念。(3)念食，此法門是以憶念諸佛作為攝心的方法，無論是口念或心憶念都可以從憶起諸佛的殊勝功德，以口念心聽，

心聲相依，達到心口相應，心心念佛，而進入心與佛號合而爲一的念佛三昧。(4)願食，即持齋戒者在日常的行、住、坐、臥中，僅祈求發一個「善」願。願一切所做、所想、所念皆是與善法、善行、善業有關。如此的願力自然召感一切善法來與之相應。(5)解脫食，持齋食的修行者，一心以解脫生死爲要，對於法塵的味著、過患、出離清楚了知，因而心中常能保持一份的清淨心，不染俗塵，以脫離苦海爲目標，把持清淨解脫的齋食。以上所介紹的五種修行者在菩提道上用功時，所必須經常補充的清淨精神糧食，名爲齋食。

若復有人，不食如是五種淨食，自言持齋，無有是處。唯斷於無明之食，若輒觸者，名爲破齋。若有破，云何獲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諸惡，皆為貪欲恣情，不生慚愧，唯斷外食，自為持齋，必無是事。

如果有人他並不是服食如是五種清淨的齋食，卻自己說他也是持齋者，這絕對是沒有如此之事。唯有以斷除無明作為齋食，才有因緣證入解脫聖果。如果都還擅

自認為只要我去受持六齋或十齋乃至全齋食，就可以說是持齋，其實這應該名爲破齋。稱破齋的理由是他已被自己執著齋食的事相，破壞原有的清淨心。如果是已破齋戒者，如何還可以獲得福報呢？可是世間人總是迷於外在的事相，不去體悟這般甚深的道理，放逸自己的身心造作諸多惡業，這些都是被自己的貪欲恣情所繫縛，不但沒有生起慚愧之心，還認為只要斷掉外相的食物，就自以為是持齋了。此般的作為當然與法是不相應，若想經由這樣的方法而證得解脫必無是事。自然成就真容之像。所謂「究竟常住微妙色身」，並不是一般有爲敗壞之色法。

從世間立場一切色法都是無常、苦、無我，也無法有一個常住不壞之物，一切是隨事物的遷流變化而變化不已，此即是法的特性。因此這裡所說的究竟常住微妙色身，並不是指有形、有色、可見的色身。相反的，卻指著無形、無色、不可見的法身，所以才不可能敗壞。因而一位真正求道者，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鑄寫真容」的真實意義，憑什麼可以擅自說有功德可得。所有的功德都必須在自己身體力行中，體悟佛法的真實義，方能

在熄滅貪瞋癡中，成就戒定慧的功德。

又禮拜者，當如是法也，必須理體內明，事隨權變，理有行藏，會如是義，乃名依法。夫禮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謂恭敬真性，屈伏無明，名為禮拜。若能惡情永滅，善念恒存，雖不現相，名為禮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謙下心，亦為禮拜。故須屈伏外身，示內恭敬，舉外明內，性相相應。若復不行理法，唯執外求，內則放縱瞋癡，常為惡業，外即空勞身相，詐現威儀，無慚於聖，徒誑於凡，不免輪迴，豈成功德。

(十)接下來談談有關「禮拜者」，禮拜時應當要如下所說才是如法。真正虔誠恭敬禮拜必須對於法性的理體非常清楚明白，事相上隨順一切的權巧方便而隨時調整改變，但法理依然存在其中，不因方便法門而更動體性，體會到這番道理，乃可稱為依法而行。

所謂「禮」者，敬也。即恭敬的態度或行為，它是

人類行為的規範。所謂「拜」者伏也。①表示尊敬之意，讓人五體投地。以下分別再從三種不同的角度作說明：(1)恭敬佛法緣起性空的真實法性，以此來屈伏自我的無明，名為「禮拜」。即佛法在恭敬中求，珍重稀有難得的法，能帶眾生超脫生死苦海，視為至寶。(2)如果能一天二六時中惡念不生，恒時僅存善念，縱使沒有以禮拜的形式出現，也可以名為禮拜。此完全從人的心性來說明，凡夫一天當中念頭的起善或起惡都是交錯複雜，如何讓它一直保持善的淨念相續，則須自心作意不令生起惡不善法，如此時時作意日子一久自然應運而生。(3)其相即法相也，這是一般所謂五體投地的禮拜。從世俗立場表達對他人的恭敬心時，展現於外的以禮拜來表示。世尊欲令世人對他人的尊敬，而自己以謙下心來禮敬，亦稱為「禮拜」。所以在外相上必須屈下伏首自己的身體，內心也要表示真正的恭敬，從外相的舉止流露內心虔誠，心性與外相是合而為一的相應，如此的恭敬他人也可以稱為「禮拜」。

問：如《溫室經》說，洗浴眾僧，獲福無量。此則憑於事法，功德始成，若為觀心可相應

否？

答：洗浴眾僧者，非洗世間有為事也。世尊當爾為諸弟子說《溫室經》，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故假世事，比喻真宗。隱說七事供養功德，其七事云何？一者淨水，二者燒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蘇腦，七者內衣。以此七法喻於七事，一切眾生由此七法，沐浴莊嚴，能除毒心無明垢穢。

有一僧眾向達磨祖師請教開示，問：如《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所說¹⁸，洗浴眾僧，獲福無量。此則是依憑於那種的事法，才能成就這番功德，如果只為觀心是否可與它相應嗎？

達磨祖師回答：洗浴眾僧者，這並非指有為的世間洗澡之事。當時世尊為諸弟子說《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其真正的動機是希望借助僧眾能受持如洗浴一般的方法，如何達到清淨身心，所以說是假借世間一般事相，來譬喻如何修行通達「真實」為目的。所以達磨祖師影射說出七事的供養功德，其七事是什麼呢？一者淨

水，二者燒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蘇腦，七者內衣。以此七種方法比喻於七事，一切眾生如果能以此七種方法，來真實的洗心滌慮，自然能去除內在的毒心、無明、垢穢，都是經由如此的沐浴使身心莊嚴。（待續）

【註釋】

¹⁷ 拜，服也。——《禮記·郊特性》表示雙手作揖，或下拜。古代表示敬意的一種禮節。兩手合於胸前，頭低到手。

¹⁸ (CBETA 2019.Q3, T16, no. 701, pp. 802c4-803c14) 𑖀

論《解脫道論》中的「三十七道品」（三之二）道品三十七，助入涅槃城

◎ 丁孝明／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修習四正勤的功德

在《南傳·相應部六·正勤相應》經裡，佛陀曾說：「如比丘，對四正勤予以修習，對四正勤予多修習者，則趣向涅槃，傾向涅槃，臨入涅槃。」^⑧這裡佛陀指明四正勤的修習會導向涅槃。何以故？諸善法，皆以不放逸（意即精進）為根本，故不放逸為諸法最上。四正勤如將其分成二部分，一是令惡法不生、令斷而發勤精進；一是令善法生起、令住而增長圓滿，但斷惡增善

是依什麼範疇來衡量善惡的標準，那就是三無漏學中的——戒法（含律法）。五戒、十善戒乃至比丘具足戒，皆是四正勤淨化身、口、意所依的行為養成準則，因此要圓滿四正勤，就必須依於戒、立於戒來修習，腳踏實地持之以恆的依著戒法，逐步地捨斷惡法、增長善法，最後使法成為日常生活習慣的全部。正如《大智度論》〈卷十九〉所說：「破邪法，正道中行，故名正勤。」^⑨所以說正勤能破邪法和煩惱，未經四正勤的實修過

佛學轉引：



程，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修行，因為沒有四正斷的實修過程，就沒有開啓解脫正知見的機會；沒有解脫的正知見，就沒有修正身口意行爲的可能。正勤是一路修行的保障，在斷除惡法邪道，增益善法正道的不斷累積體解證悟中，能開啓光明覺性。正勤不但發揮了修行的真正效果，將心的黑暗面轉換成光明面，將所有負能量轉化爲正能量，正勤更能使貪、瞋、癡三毒的身、口、意行，自然轉變爲清淨光明的戒、定、慧妙行，不僅真正獲得修行效益，而且隨著解脫智慧的開啓，更能由淺入深，真實體驗到粗細微妙各個不同階段的心行念力的作用，真實的體驗覺悟到清淨的自心，生起般若智慧，使心不再有妄分別，使心興起大明覺。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從今生今世開始，證得「般若明覺智慧」，進而證得「涅槃」，就必須以適當的正勤修習善法，這些善法正是指對於三學、四聖諦、八正道乃至於整套三十七道品的修習。然後令善法增長廣進，直到斷捨一切惡法，生出諸善法，恢復清白無垢染之法，因修行正確的法門而得現安樂，能以般若智慧分別斷除諸漏，而達到滅苦的利益。進而悲智雙運、自覺覺他、福慧雙修，覺行圓滿，這才算是正精進的圓滿修習！

(三)、四如意足 (cattāro iddhipāda)，又作四神足、四成就之法。簡示如下：

1. 欲如意足 (chanda-iddhipāda)：希慕欲樂所修之法能如願滿足。亦即欲得見道，以修行滅苦的意願或抱負，來欲樂所修之法，如願滿足。

2. 精進 (勤) 如意足 (vīrya-iddhipāda)：於所修之法，專注一心，無有間雜，而能如願滿足。亦即要能精進學習，以勤來滅苦，如願滿足。

3. 念 (心) 如意足 (citta-iddhipāda)：於所修之法，一心正念、記憶不忘，心神專一，以心能得定來滅苦，如願滿足。

4. 慧 (觀) 如意足 (vimāṃsā-iddhipāda)：心思於所修之法，正確觀想，心不馳散、不令忘失，以般若智慧來滅苦，如願滿足。

「如意足」(iddhipāda)，是指心神運用自在，可以根據自己的心願、意志，不受外境的影響；可以約制內心的煩惱，不會表現成爲不善的動作及語言，故名如意足。如欲如意足是指希慕欲樂，此處欲樂是指修行滅苦

的意願或抱負，以善法修斷而達解脫，所以是足，是圓滿，是因，是門，是應用，是道，是主（主導者），是緣，是使成熟的力量，如是修習的結果，生起時，以正確方式生起，出離時，以正確方式出離，所得如意即是神足。精進如意足是精進無間於滅苦，心如意足是心能得定來滅苦。慧如意足是心不馳散以般若智慧滅苦。從「滅苦」可知，它們的修習是建立在體解「四聖諦」的基礎上。四如意足又稱四神足。「神足」這個字的解釋是：「證得圓滿境界的根基。」「足」為「基礎」之意。四神足即是用四種定力攝心，使定慧均等，所願皆得。由於是由得神勝如意的四種定所產生，故名為神足。而四神足則是依著欲、勤、心、觀的次第的引發、勤行、持心、策心來逐步修習。

「成就」（巴利文：iṇḍhi）是指一切通過勤修佛陀的教法而證得的世間與出世間法。獲得這些成就的主要方法即稱為「成就之法」。四成就之法（即四如意足；四神足）：1. 欲為成就之法；2. 勤為成就之法；3. 心為成就之法；4. 觀為成就之法。這些法是「增上法」，但只有在運用它們於證得佛陀教導的目標時才能算是成就

之法。「增上法」是支配它所屬的心實行及完成艱難或重要的任務的心所。增上法與根之間的差別是在於它們支配的程度與範圍。增上法全面地支配整個心，而根則只在其範圍之內實行其支配能力，所以在一心所裡可以有好幾個根存在，但在同一個剎那則只有一個增上法整全的心存在。因此，修習內觀禪修時，行者必須為它注入成功的四神足。而四成就之法具體內容如下：

(1) 欲成就（欲如意足）：「欲」是指於所求境，想要證得、達成、圓滿、完成的欲望，又稱欲如意足。是以欲望求得勝定，此處所指的欲望是一種極端的或過度的欲望，這不是任何事物或人可以阻絕的欲望。這種欲望會引起：「如果今生沒有證得這種圓滿狀態，是不會安心滿足的念頭；要是無法證入，我寧願死亡的念頭。」因此，「欲」有三種性質：

a、欲心所：欲有多層意思，通善、惡、無記的三性；發願欲樂修道具是善；沉醉於五欲的享受及貪得無厭的追求佔有，是不善，這裡所講的欲如意足，自然是善心所。

b、希望：欲是一種希望、企盼。是對所愛樂的事物，想做、想得的欲求、願望。此處的欲如意足，是希望得到殊勝、神妙的禪定。

c、意欲（意樂）：在修習禪定的過程之中，有昏沉、掉舉、放逸、懈怠、失念、不正知等六種缺陷，會阻礙禪定的修行，而「欲」的「意樂」就能幫助行者在習定時，排除其中的「懈怠」。

(2)勤成就（勤如意足）：「勤」是指精進無間，是以精進策勵得勝定。欲為勤勇無間的依據，有了修行之願，才能下定決心努力精進修行、恆常進修。對所修之法，無間斷地專注一心，努力地修習。四念處觀，亦以精勤來修四如意足，不懈不退，不斷增長而起禪定力。

「精勤」有四項特質：

a、具足「精勤」的行者，會受到只要精勤努力就可以達到目標的思想鼓勵。即使人們告訴他曾經歷極大的苦難，他還是不會灰心喪志。

b、即使行者真的經歷了極大的苦難，也不會心生退怯。

c、即使人們告訴他需要經年累月地實踐努力，他還是不會灰心喪志。

d、即使行者真的已經有一段長年累月付諸努力，也不會心生退怯。

(3)心成就（念如意足）：「心」是指一心正念，又稱念如意足。是以守心、攝心得勝定，為心念之力而生的禪定。修行佛法憶念不忘，念在當下，不雜異緣，即使生活在美好奢華的世界，生活在權勢與幸運之中，具足「念如意足」的行者，是不會被這些事所引誘，一心趣向菩提道分，一心朝向「證得圓滿境界」而全神貫注，於所求正道不斷增長，將執著心、煩惱心，轉為心神足，作為習定的能緣所緣心。

(4)觀成就（慧如意足）：「慧」是指心不馳散，又稱慧如意足、思惟如意足等。是以智慧、思惟觀察佛法教義而得勝定。由於省察自己在修定之時的心，是否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則持續下去；不如理作意，就馬上改過。漸漸地、直到最後，維持如理作意的狀況，這種狀況稱作「頂法」。在加行位中的「頂法」，就是在升

墮進退之際，只允許有如理作意的心念出現，不斷地思惟省察，使得不如理作意的煩惱心（總名為十纏：無慚、無愧、嫉、慳、悔、眠、掉舉、昏沉、忿、覆）沒有起現行的機會。具足「慧如意足」的行者，只有在追尋深奧的「證得圓滿境界」中，才會得到滿足。愈是深奧的「法」，他想要證得的欲望就愈是巨烈、強大。

（四）、修習四如意足的功德

由前四正勤，只顧生善滅惡，恐忘失「四聖諦、八正道」的所修正道，故繼之以四如意足，能如其意，速疾達到所求菩提正道。故上述修四如意足的「功德」可簡示如下：

1. 欲如意足：有欲才活得有目標，是人生振作和動力的來源，以善欲、善願（修行滅苦的意願或抱負）得定，即是以希望為主求得勝定、得解脫慧。因此，實現是最好的欲神足。

2. 勤如意足：生活的實現源自勤與精進，依四正勤（精進於滅苦）得定、得解脫智慧。因此，勤於修持就

能快樂。

3. 心如意足：內心若是喜悅、清淨，以守心、攝心、專心、四無量心、正念心得定（心能得定來滅苦）、得解脫慧。心理就會覺得如意。

4. 觀如意足：以智慧思維觀察得禪定解脫慧（以般若智慧滅苦），由定解脫慧觀察覺知，則可導致心的開悟，解脫輪回生死之苦。

定力的培育是要清除貪、瞋、癡、邪精進、邪念等不善根，智慧的修持能夠徹底的消滅我見以及惡見，邪思惟，惡業與邪命等。佛陀曾說過：「諸比丘！以何為神足修習之順道耶？此八支聖道是，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¹⁰所以我們要以正精進來策勵自己去修行，讓未出現的善業出現，以及讓已出現的善業增長，在安住「四念處」之後，圓滿具足「八支聖道的禪修」而努力。在佛法中，當「八支聖道的禪修」生起了，般若智慧才會生起。因此，已經遇見佛法的眾生應該努力精進，以便將「一般有我」的世間智慧轉變為「般若無我」的出世間智慧，努力證得這種「般若智慧」。這就是指，從「四念處」

開始修習三十七道品，一直到圓滿具足「八支聖道的禪修」。

因此，爲了永斷諸結及遍知諸結已斷，不復生死輪回三界，達到彼岸。我們應該研究、思考、沉思那些能夠喚起「欲神足」的偈頌與開示。我們應該親近一位能夠喚起「欲神足」的善知識，而且依止這位善知識。這樣才能把欲如意足修習圓滿。知道無常的過患才會精勤修習，永拔貪愛、瞋恚、愚癡的習氣，不令有一分一毫餘習的染著，這樣才能把勤如意足修習圓滿。又爲了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精勤修習斷除心中煩惱纏結，修習四禪八定乃至滅盡定，才能圓滿「八支聖道的禪修」。所以要欣樂涅槃，隨順法行，於生老病死，六道三界生厭離心。這樣才能把心如意足修習圓滿。常修四念處，以慧根慧力，擇法覺支，正見正思惟攝持自己，以身定心或以心定身來修聞慧、思慧、修慧，於身三業道，語四業道，意三業道，精勤防範以戒和善法來攝住自心，這樣才能把觀如意足修習圓滿。

不具有任何「神足」的人，他們應該嘗試去追尋一

種的「神足」。只因爲他們不想追尋高超的佛法利益，例如「四念處」，他們才會感到無力、懈怠。他們應該將這種無力感視爲通往「惡趣」的快速道路。因此，佛如是說：「諸比丘！於此有比丘，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習勤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習心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習觀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

⑪ 佛陀要修行者精勤努力去開發欲神足。精勤努力去開發勤神足。精勤努力去開發心神足。精勤努力去開發觀神足。因此，現在的智者應該試著去獲得四種「神足」，這樣子才能摧毀「我見」的巨大固著根基，並且在佛陀的教法中，按照自己的「般若波羅蜜」去證得更高果位的利益。（待續）

【註釋】

- ⑧ (CBETA, N18, no.006, p.075a02)。
- ⑨ (CBETA, T25, no.1509, p.198b14)。
- ⑩ (CBETA, N18, no.006, p.075a02)。
- ⑪ (CBETA, N18, no.006, p.094a07)。



印光大師之正信因果與精神信仰的回歸(一)

◎釋存德

印光大師的思想以正信因果為綱，印光大師說：「因果者「儒釋正本清源之道」，「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法門之第一要義。」

凡不符因果者，印光大師均加以呵斥，毫不留情。太虛回憶說：「印光法師對其時號稱禪師如冶開等，每加訾議，對楊仁老、諦閑法師亦不無閑言，唯以折服人歸淨土為事」。**①**朱石僧記曰：「待人平等慈

悲，皈依弟子，不分貧富貴賤，一樣看待。但見弟子有不是處，當面教訓，決不容情」。**②**傳教士艾香德亦說：「印光大師過著一種簡單而不加矯飾的生活。他的文風和講話都是直截了當，清楚而簡單。他充滿慈悲。同時，他對於那些他認為陷於自欺或愚昧中的人，又是絕不妥協、嚴厲的」。主編過《海潮音》，後來出佛入道的張化聲說：「印光大師乃一狹隘的念佛僧耳。佛教兩難，太虛與歐陽竟無之言論，被彼尚罵為魔說，況他教哉。不如是，不成印光大師也」。

妙林園地



似乎不罵人就不成爲印光大師也。又如王龍舒、魏源、梁啓超、太虛、慧明、唐大圓等等，均受到了印光大師的批評。可以說，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乃印光大師的本色。然印光大師的這一作風，時常被外人誤解爲傲慢無禮，如葉聖陶、豐子愷等。但在佛教界內部看來，印光大師的批判精神乃是其慈悲精神和淨土思想的體現。如巨贊贊曰，印光大師「雖是淨宗祖師，確實有禪宗的棒喝遺風，不愧儒家的血性男子」。^③平心而論，印光大師所批評的倒也是事實，不容輕視。此章以印光大師的因果論爲本，去反映其批判精神和極具個性的人格魅力。

第一節 因果者儒釋正本清源之道

古代一切宗教中都有賞善罰惡的思想內容，都很注重善惡報應的問題，但在對因果的解釋上是有所不同的。中國之儒釋道三教是一種倫理道德性的說教，可以說都是以因果之理而展開的，印光大師將此融爲一體，以佛教的三世因果爲根本綱宗，提出了「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論，對因果賦予

了極高的思想地位，這在佛門高僧的說教中是很少見的。

一、發微儒家的善惡報應思想

印光大師在闡述他的因果觀時，首先就發微儒家的善惡報應思想，指出其和佛教的報應論是相一致的，進而以消除世人對佛教三世因果的誤解。中國的傳統思想中有天道賞善罰惡之說。《尚書·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尚書·湯誥》又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其罪」。

《國語·周語》曰：「天道賞善罰淫」。《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就是說，爲善者必有善報，爲惡者必有惡報。其善惡因果中的實施者是上帝、天或者鬼神。天在古人看來是人世間最高的獎賞懲罰的裁判者。《墨子·明鬼下》中曰：「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關於受報之主體，傳統報應論認爲其有轉移性，即前人作惡爲善，對後人的禍福是有影響的。《國語·周語》曰：「我自先王曆、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今而未彌，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這就是說，善惡報應的

主體不但有當事者，更有與其有血緣關係的後人。《周易·文言》就將這種報應說普遍化爲一般規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種報應主體的轉移，被後來道教發展成其「承負說」。⁴

《太平經·解師策書訣》曰：

承者為前，負者為後。承者，乃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過失，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為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災，故承者為前，負者為後。負者，流災亦不由一人之治，比連不平，前後更相負，故名之為負。負者，乃先人負于後生者也；病更相承負也，言災害未當能善絕也。

關於報應的承負的問題，在道教中就表述的非常明確。觀傳統的報應論，其最基本的思想特質有二點，一者、施報者是上天鬼神，二者、受報者有轉移性。⁵這和佛教的報應論是有一定的差異。

由於傳統典籍中，關於因果報應之事理，較為約

略，遂致儒者「未深明其致，暗昧不了」；「習矣不察，漠然置之」。對此印光大師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說：

夫因果報應之言論事實，見於經史者甚多。在《書》則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猶可謂只論及現世及子孫耳。至《洪範》之五福六極，若不推其前生之因，專歸於王政，則成無稽之談，是豈禹與箕子所以教萬世之心哉？且五福之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之凶短折、疾、憂、貧、惡、弱，豈王者能操其權而使之然乎？就中惟富與貧或可人與，餘多宿因所感。而惡者乃面貌醜惡，非暴惡也，訓作剛過，將謂王者威制令其暴惡乎？孔子贊《易》于《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於《繫辭傳》則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非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之說乎？至於《春秋》、《左傳》及二十二史中，善惡報應，生死輪回之事，則多不勝書。⁶

印光大師說，傳統的善惡報應在《書》中只論及到現世及其子孫，但《洪範》中的「五福六極」之說，「最爲明顯」，「極爲確切」的言及了三世因果之理。印光大師指出，「《洪範》五福六極，實示人以三世因果之理，在儒書中，此爲最深，最有關係。……前因後果之大旨，乃約前生今世而論福善禍淫之天道」^⑦。「五福六極，實示前生之善惡因，及現生之善惡果也。儒經說前因現果，現因後果，孔子箕子此二語，最爲明顯」。^⑧這是後儒所不知的。如果要探求傳統典籍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等事之原始要終，即可知傳統的善惡報應論中就有生死輪回之說。印光大師又仔細的分析說：

孔子之贊《周易》也，最初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積善、積不善，因也；餘慶、餘殃，則果矣。又既有余慶餘殃，豈無本慶本殃？本慶本殃，乃積善積不善之人來生後世所得之果，當大於餘慶餘殃之得諸子孫者百千萬倍。凡夫不得而見，何可認爲無乎？喻如黑夜不見一切物，不得謂一切物悉皆消滅矣。箕子之陳《洪範》也，末後方說：

「向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六極，乃示前生之因爲今生之果。向，順也；用，以也，得也。一、壽，二、富，三、康寧，五、考終命，乃前生修道修德所感之果；四、攸好德，乃前生修道修德之習性也。極，窮厄也；威，義當作違，悖逆也。謂前生所作所爲悖逆道德，致今生得：一、橫死之凶與夭壽之短折，二、身不康之疾，三、心不寧之憂，四、用不足之貧，五、貌醜之惡，六、身無能力之弱也。儒者昧於前因後果一一歸於王政，不幾滅天理而誣王政乎？小兒生於富貴家則享福，生於貧賤家則受苦，豈王政分別令生乎？故《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洪範》，乃大禹所著，箕子以陳于武王者。末後五福六極之說，發明三世因果之義，極其確切。^⑨

儒家認爲，善惡乃天道之賞罰，對此印光大師指出，善惡必有其源，善惡是因，慶殃是果，然慶殃亦有其本，這就得出三世因果之理來，而《洪範》中將此就說的很清楚。印光大師的這一解釋有其思想上的考量，那就是要從傳統思想中挖掘三世因果之理，作爲思想上的助據以更好的弘揚佛教的報應學說。但這裡要明白的

是，印光大師的解釋與儒家本自的立場是不同的。如果深入的探求，儒家所說的「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其死生之原始要終，本身就隱含著三世輪回之事。所以印光大師的分析是有其道理的，不能從其與儒家本自解釋的分歧上，而認爲印光大師錯解了儒家的報應論。

既然傳統典籍中亦隱含有三世因果之理，那後世之儒家爲何不予以發揚呢？印光大師說儒家聖人之說教，施於內者，本於人倫，但又顧慮世人鑒慮不及，有所疏忽，故施之於外者，乃以因果報應之理敦督之。內外相輔而行，不可偏頗。然三世之理非平常人可知，故聖人所說之因果只及現世及其子孫，直至箕子才以五福、六極之義，闡明三世之理。所以並不能說儒家並無三世報應之學說。印光大師說：

聖人本天理民彝以立法，令人各敦本重倫，躬行孝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果能各存忠恕之心，同深胞與之情，則禮讓興行，勝殘去殺，民俗淳善，天下太平矣。聖人又慮人或有鑒慮

不及，故複以因果報應之事理爲訓。……今且以因果之顯明者言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凡施之於外者，固莫不如是也。至其自修之因果，則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只在罔念克念而得。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能志於仁，則見先哲于羹牆，慎獨知於衾影。不志於仁，則人欲日肆，天理日泯，便與禽獸幾希矣。孟子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此皆因果報應之理事也。夫聖人教人，先與其直陳所當行之法，複示以或遵或違之利害得失，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者也。聖人欲人各修其德，各盡其分，唯恐或有所忽，故以因果報應之理事敦督之，期其恪遵而無或有違也。然所言因果，只說其本身，與及子孫而已。以不言生之以前，死之以後之事，故于本人過去未來之若因若果，皆不提及。箕子以五福，六極之義，遂開闡過去之因，而爲現在之果。故知聖人以非平常人所易知，故不說，非不知有三世因果也。⑩

然後世之儒者，不察文理，不知三世因果，以五福六極，一一歸於王政，不但誣王政，亦滅天理，由此導致廢經廢倫，廢孝免恥等，不可見聞之事的發生。

二、以佛攝儒的因果報應論

儒佛兼具，通融內外，這是印光大師思想的特色，也是其因果報應論的內涵。印光大師的因果論是以佛教為本，兼以融攝了傳統的報應思想，既有事上的驗證，又有理上的說教。印光大師的這一因果論在中國這樣一個以倫理為本的傳統社會具有事實層面的可操作性。佛教的三世因果往往被世人視為幽玄無據的空洞說教，印光大師融攝傳統的善惡報應，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對於儒家的報應論，印光大師有吸收，亦有揚棄。

他首先指出，人的禍福乃自業的顯現，並非天降。「苦樂吉凶，皆自己罪福所感，非從天降，亦非人與」。¹¹

佛經說三世因果，最為詳悉。撮要說之，則曰：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

是」。人每謂現生所享受苦樂吉凶者為命，謂天所命令，不知乃自己前生所作善惡之果報耳。天豈有厚於彼，而薄於此之命令乎？故《感應篇》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¹²

為善必有善報，作惡必有惡報，這均是自業的顯現。但印光大師同時又強調上天的賞善罰惡，為善者天賞祥；作惡者天罰殃。在印光大師看來，人的本業是自具的，天的賞善罰惡只是在自業基礎上的助緣，這和傳統善惡報應中上天宰論是不同的。

傳統之善惡因果是從外在的天道上講的，而佛教的三世因果是從自我的業識上講的，二者的立足點不同。所以傳統的報應論主張祭祀天地鬼神或為善積德，以求福避禍，並且這種善惡或流負子孫後人，其報應形式只涉現世而已。而佛教則輪回三世是自作自受，其主宰者是自身的業力，故通過自我的修持可獲得相應的報應。相較而言，傳統的報應論從其思想內容和具體形式上都比佛教的報應論要粗糙的多，所以傳統的報應論難免有自身理論的欠圓之處。其中最常受世人懷疑的是既然善

有善報，惡有惡報，那麼就應該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可現實中並非全然如此。世人不僅要問，既然為善者天帝賞善，為何卻得惡報？行惡者鬼神罰殃，為何卻得善報？先秦之荀子和漢代的司馬遷就提出了同樣的懷疑。雖然儒家講這是人所稟受的先天之氣與性的不同而造成的，但這種解釋純屬哲學層面上的義理，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是無法理解的。不過後來的道教的承負說，頗很淺顯易懂。《太平經·解承負訣》曰：「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災前後積來害此人。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蓄大功，來流及此人也。因複過去，流其後也」。不過這裡還是有問題的，先人為善，應當後人承福，可現實中亦並非如此。當然儒家對此有諸多的解釋，仍是很不圓滿的。

需要解決傳統報應論中的缺陷，還需要佛教的報應思想加以解決。儒者唯約現世與子孫言，佛則兼三世無盡而論。佛教主張三世，人在三世中的流轉業隨其身，此業有現報、生報、後報之分。慧遠曾作《三報論》予以深入的解釋。今之生命，乃過去業之體現，未來的生命，則是現在業力的顯現。故在三世的流轉中，業有遲

速，報有先後，三業殊體，時來必報。所以才有行善無慶，作惡無殃，貞祥遇禍，妖孽見福等陰差陽錯的現象，所謂積善而殃集，凶邪而至慶，乃「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也。慧遠進一步指出：「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外」。¹³後世之佛教在對此的解釋上，多是沿襲了慧遠的說法，印光大師亦然。印光大師說「為善而得惡報，乃宿世之惡業果報，非現在之善業果報也」。¹⁴然「世人每每於因果之泯而無跡者，多忽略而不深體察。於顯而易見者，或有別種因果夾雜，致難見報應」。¹⁵印光大師又常引佛教的轉業思想，以消除世人對佛教報應論的疑惑。「須知人之修持，果真誠無偽，便能轉業」。¹⁶即轉重報後報為現報輕報；轉現報輕報為後報重報等。這一點常常被人卻忽略。印光大師不僅引《三報論》予以釋疑，更引用了佛教的轉業思想，無疑更具說服力，有力的發揚了佛教的報應論。「佛教的三世說解決了現實生活中善惡顛倒的困難，讓任何一種僅憑經驗驗證為手段的理論都難以駁倒，這是佛教三世報應說在理論上的圓融之處」。¹⁷（待續）

【註釋】

- ① 太虛：《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58冊，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70年，頁57。
- ② 朱石僧：《紀念大師美德》，《永思集續編》，頁62。
- ③ 轉引張雪松：《法雨靈岩：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印光法師研究》，頁76、74。
- ④ 承負說在中國道教史、哲學史、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但關於其淵源卻有很多說法。湯用彤在《讀〈太平經〉書所見》一文中說，承負說本乎《易》，「為中土典籍所不嘗有，吾疑其亦比附佛家因報相尋之義」。（《湯用彤全集》卷1《往日雜稿》，頁267）康得謨在《〈太平經〉的理論》一文中認為：「這個詞語中有可認為是佛教影響的傾向。但這一承負思想其實與佛教業的思路截然不同。承負不僅意味著世代繼承善和惡，同時也意味著某種行為和事件的結果對始作俑者以外的人造成影響」。甘迺迪·陳在《中國佛教——歷史通論》中則認為：承負在受報應物件變化這一點上的思想雖與佛教的業有明顯的區別，但是它認為善惡之果可以傳遞，不也是受了佛教業理論的影響嗎。（見福井文雅《道教與佛教》一文，載福井康順等鑒修《道教》第2卷，頁88）其實，佛教所說的行善之人能得到天神的擁護，而遠離災禍，更可以善緣感得孝子賢孫，這其中就含有承負說的思想在內，所以並非說承負說與佛教的報應論思路截然不同。
- ⑤ 李承貴：《文化視域中的慧遠報應思想》，《燕山大學學報》（哲科版）2002年第3期。
- ⑥ 印光：《因果為儒釋聖教之根本說》，《文鈔》卷10，頁1736—1757。
- ⑦ 印光：《復謝慧霖居士書十二》，《文鈔》卷5，頁669。
- ⑧ 印光：《〈實證因果〉序》，《文鈔》卷8，頁1369。
- ⑨ 印光：《〈挽回世道人心標本同治錄〉序》，《文鈔》卷8，頁1249。
- ⑩ 印光：《〈佛學救劫編〉序》，《文鈔》卷8，頁1302—1303。
- ⑪ 印光：《因果為儒釋聖教之根本說》，《文鈔》卷10，頁1736—1757。
- ⑫ 印光：《〈實證因果〉序》，《文鈔》卷8，頁1369。
- ⑬ 慧遠：《三報論》，《弘明集》卷5，《大正藏》卷14，頁34。
- ⑭ 印光：《復周頌堯居士書》，《文鈔》卷3，頁262。
- ⑮ 印光：《〈歷史感應統紀〉序》，《文鈔》卷8，頁1262。
- ⑯ 印光：《復周頌堯居士書》，《文鈔》卷3，頁262。
- ⑰ 劉立夫：《佛教與中國倫理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10。

經典選讀

《勝鬘經》講記（二十五）

◎主講：釋演培

地點：新加坡佛學院

本經這裏所說別會六處，是舉佛在小乘經中，所曾說過的六處，現在將之會入大乘的六法，所以特說「如世尊說六處」。六處可以分三對：（一）、「正法住」與「正法滅」爲一對。但此所說正法住滅，是約教正法說，而教正法，通論是論三藏教法的住滅，別論唯論律藏的住滅，因爲戒律正是僧眾所當特別遵守的。如說：『戒律是佛法壽命』。不過這裏說的「正法住滅」，是約經法而論。佛在經律中常說：正法能夠住世，就是佛法住世。怎樣方可說是正法住世？依聲聞乘

妙林園地



學者說：從佛出家的每個比丘，住在同一個僧團中，依佛制的六和敬而住，僧團中應行應止的事情，如法如律的舉行僧羯磨，半月半月的誦戒說戒等，正法就可住在世間。假定不能如法如律的和合而住，甚至經常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使得僧團不能清淨安寧，是即正法滅的時候。毘奈耶中說：有如法的和合僧，這世間就有佛法。印順大師的《佛法概論》說：『釋尊的所以依法攝僧，使佛弟子有如法的集團，是爲了佛法久住，不致於如古聖那樣的人去法滅。事實上，住持佛法，普及佛法，也確乎要和樂清淨大眾的負起責任來。這和樂僧團的創立，是佛陀慧命所寄，在自覺正法上，存在於法的體現中；在覺他世間上，存在於覺者的群眾中』。在建僧的目的的一段文中又說：『釋尊的所以「以法攝僧」，不但爲了現在的出家眾，目的更遠在未來的正法久住……這正法久住的責任，釋尊是鄭重的託付在僧團中。和合僧的存在，即是正法的存在』。證知正法住或正法滅，全看有無如法的僧團。

(二)、「波羅提木叉」與「毘尼」爲一對：前一對，說明經法的住滅；此一對，是明戒法的住滅。佛弟子，特別是出家佛子，能如法的守持清淨戒行，佛法就會住世，不能持戒而反破齋毀戒，佛法自就滅亡。是以佛子持不持戒，確實關係佛法的存亡。波羅提木叉又是印度話，中國譯爲別別解脫。如比丘所受的戒，一條一條的有二百五十條戒，比丘尼所受的戒，一條一條的有三百四十八條戒。受後能一條一條的如法守持，就能個別個別解脫身口意毀犯戒行的惡業，所以名爲別別解脫。具體的說：如受不殺生戒，嚴格的遵守不殺生，那殺生的惡業，就可

得到解脫；如受不妄語戒，嚴格的遵守不妄語，那妄語的惡業，就可得到解脫。《遺教經》說：『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是爲進一步的顯示，能修持戒之因，就得解脫之果。毘尼亦是印度話，中國譯爲調伏，亦有譯爲滅的。意謂依於戒律的修學，能調伏身口七支的放恣，滅除種種罪惡的行爲。波羅提木叉與毘尼這一對，其意實際是差不多的，如分別二者的不同，只可說木叉約別說，毘尼約總論；或木叉是止持，毘尼則通於止持與作持；因而，木叉的意義較狹，毘尼的意義較寬。還有這樣分別：木叉可使行者出於三界，毘尼能滅三途而不致於墮落。同樣是一戒法，由於有二功能，所以佛陀安立兩個不同的名稱。

(三)、「出家」與「受具足」爲一對：佛弟子向來分爲出家與在家的兩大類，現在則是專就出家眾說。佛法爲什麼建立出家制度？當知在家雖同樣的可以解脫，但出家更能易於解脫。《中含·迦絺那經》說：『居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曠大。我今在家，爲鎖所鎖，不得盡形壽修諸梵行。我寧可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印順大師《佛法概論》說：『出家是勘破家庭私欲佔有制的染著，難捨能捨，難忍能忍，解放自我爲世界的新人』。可見出家是大丈夫事，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因爲放棄私有財產而出家，過著極爲清苦的乞食生活，那裏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出家，首從佛受歸依，到了法定年齡，亦卽年滿二十，就得受具足戒，如受比丘、比丘尼戒。具足，是圓滿的意思，圓滿是指涅槃，所以或譯爲受近圓戒。因爲捨俗出家，受了具足大戒，看來好像還是一般人，而實已經鄰近

於涅槃，離證涅槃的時期不遠。古德說：『小乘法中，受十戒爲出家，受大戒爲具足；大乘，發菩提心爲出家，受菩薩戒爲具足』。是爲出家與受具足的差別。

如是像上佛說的六處，從語言看，當然是屬小乘，從意義說，實是在於大乘，因爲這是趣入大乘的方便，所以經說：「爲大乘故，說此六處」。《法華經》說：『我設是方便，令得入佛慧』；又說：『入大乘爲本，以故說是經』。所以對這六處，不應將之局限於聲聞乘法看，而應把它看成是爲大乘而說。唯有如此，始能透徹了解佛意。

辛二 別釋

何以故？正法住者爲大乘故說，大乘住者卽正法住；正法滅者爲大乘故說，大乘滅者卽正法滅。波羅提木叉、毘尼，此二法者，義一名異。毘尼者卽大乘學，何以故？以依佛出家，而受具足。是故說大乘威儀戒，是毘尼，是出家，是受具足。是故阿羅漢無別出家受具足，何以故？阿羅漢依如來出家受具足故。

前文雖已總明『爲大乘故說此六處』，但還不怎麼清楚，現在特再對這別爲解釋。「何以故」是問，卽問怎知爲大乘故，佛始說這六處？當知所謂「正法住」世的這句話，根本就是「爲」了「大乘」而「說」的。要知大乘法是不是住在世

間，就看世間有沒有修學大乘法者，有修大乘法者，是為顯示「大乘」的「住」世，大乘住世就是如來「正法」的「住」世。同樣的理由，如來「正法」的「滅」沒於世，也是「為」了「大乘」而「說」。意顯在這現實世間，如沒有依大乘法而修學大乘者，那「大乘」法就會從這世間消滅，大乘法一消「滅」，無異是如來的「正法滅」。前面說過，正法住滅，是約教正法說，如約佛陀的證正法說，根本無所謂住滅的，因為證正法，是永恆的真理，根本沒有住滅相的，還說什麼住與滅。所以正法的住與滅，實依大乘教正法說。出家的佛子，依如來的戒律，能如法的修學，大乘法必然就住世間，並非離了大乘，如聲聞者所說，約一分小乘，可說正法滅，如依大乘說，正法是不滅的，至於大乘亦說經過好久的時間，正法就會滅了，當知那是佛陀策勵佛子的，要佛子們如律而行。實際正法是無所謂住滅的，問題完全在於是否有人去行。有人如法修學，正法就住世間，無人依大乘學，正法當然就滅。一般都說現在是末法時代，看到佛教有不如法的現象，就用末法時代一句話搪塞過去，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應怎樣的振作起來。其實，每個佛子，如能振作起來，如能奉行大乘，正法在現時代，仍然住在世間不能肯定的將現在說為末法時代。是以深望每個佛子，皆發大菩提心，廣修菩薩大行，以使如來正法住世，仍然為正法時代，不要老將現在看成末法時代，不發大心坐看佛法衰滅。

至於「波羅提木叉」與「毘尼」，看來好像是二法，而實「此二法者」，其「義」是同「一」的，只是「名」稱有「異」。所謂義一，因是同一戒法；所謂名

異，因戒有兩種不同的作用：就能別別解脫毀犯罪惡，所以名為波羅提木叉；就能調伏身口七支之非，所以名為毘尼。佛為令人如法守持戒行，所以於一戒上，立二不同名稱，雖有兩種名稱，而實同是一戒，所以特地說為『義一名異』。

與波羅提木叉無異的「毘尼」，是不是純粹的屬聲聞學？不，仍然「即」是「大乘學」，為大乘行者所學法，不能視為專是聲聞乘所學法。「何以故」是問，問意在於毘尼本是聲聞乘學法，為什麼現在說為大乘學？因先「依佛出家而」後才得「受具足」。聲聞人的出家受具足，完全是依大乘佛陀而來，假定世間沒有佛陀的出現，根本沒有什麼聲聞的出家受具足。出家者受了具足戒，果能如法的守持不犯，即成毘尼與波羅提木叉，『一切從佛而來，依佛出家，受具足戒等，從大乘法海所流出』，所以木叉及毘尼，都是大乘學的一部分，離開大乘學，還有什麼聲聞人的出家受具足？「故說大乘」是「威儀戒，是毘尼，是出家，是受具足」。威儀戒，就是波羅提木叉，波羅提木叉是新譯，威儀戒是舊譯，二者只是新舊譯的不同，實質沒有什麼差別的。這樣仔細推究，證知聲聞法的六處，無一不含攝在大乘法中，無一不於大乘法中之所流出，所以聲聞的一切，亦即木叉毘尼，皆是大乘學。

依於如上解說，「是故」明白了知，聲聞「阿羅漢」們，原來「無」有「別」異的「出家」與「受具足」。阿羅漢，為聲聞的第四果。「何以故」是問，問意在於阿羅漢，實有出家與受具足，而且唯有出家受具足，始能真正證得聲聞阿

羅漢果，為什麼現說無別出家與受具足？要知「阿羅漢」是「依如來」而得「出家」，亦是依於如來而得「受具足」戒。如來是大乘最高聖者，既依大乘最高佛陀而得出家受具足戒，證明阿羅漢的出家受具足，決定依於大乘佛陀，離了最高大乘佛陀，無別出家與受具足。聲聞經律中，到處都說他們是『隨佛出家』的，他們自己亦承認是『隨佛出家』的，從來沒有說到他們自己可以出家。像這樣的別推究六處，可知這都是為大乘而說的，不是專為聲聞行者所說，對此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待續）

轉載自《演培法師全集·經釋之四》
由「演培法師全集出版委員會」出版發行





《大乘次第精要》(二)

◎主講·釋會智

地點·元亨推廣教育中心

一切眾生全具佛性之理，這佛性之理和十方諸佛，完全一樣所以稱「理即佛」。

我們一切眾生，全具佛性之理，每個眾生都具有佛性。這個佛性有很多名稱，有的稱如來、如來藏、空如來藏、妙湛真如心、實相。本來人「佛性」這二字代表「心性」，所以大家都具有心性，這個心性的理，與十方諸佛完全都是一樣。有

的人還分不清楚，當作我們的自性是我们的自性，佛的自性是佛的自性，這是錯誤的想法。「性」像空，像虛空一般空空。我們大家都在空中，像我們坐在這裏就是在虛空中，我們的性像這樣空空。但是，虛空「無知」，自性「有知」，虛空是「法性」，而眾生的心性叫「自性。」名稱是這樣如何說？與十方諸佛同一法身，因法身是無相，它無相貌叫作實相無相。若作用叫無不相就是這樣，有的不知道，當作我們眾生的佛性與佛的佛性是不同的，這是錯誤的觀念，一真無二真。佛與眾生同一佛性，像我們同一個虛空一樣，同樣是這樣所以叫作「理即佛。」

理而言，一切眾生當下是佛，所以說「動靜理全是。」約事而言一切眾生起心動念，完全和佛性相違所以說：「行藏事盡非。」

我們的佛性，佛性就是佛。動是行動，靜是寂靜。但是寂靜和行動，都是同一心性，理是一樣的。剛才那邊說理，理性與佛雖是相同。但約事來說是不同的，事是從心起用。約事而言一切眾生，若起心動念的話，則完全和佛性相違。我們與佛的念為何不同？我們念什麼，念貪心、生氣、不滿或愛情等。反之，佛無這些念頭，佛以前也是人，也是有這些念。但是祂修行成就之後，則祂已無這些念頭。像我們很會生氣，修久就改過來，就不會生氣。如果祂不會生氣，就是因為祂已將壞個性修改過來。等到祂不會生氣，則就與佛同樣的境界。佛就是無貪瞋痴慢疑等煩惱，佛無這些，而眾生就有這些煩惱，所以我們還會起心動念，當然與佛是相違。佛是慈悲喜捨，常樂我淨；而我們是對貪瞋痴慢疑執著有一個實

體，與祂不同。所以說「行藏事盡非」。「行」是心行，「藏」是收藏，如果能修到無念、寂靜，則包括一切事無論去做、觀察或理解等都會不一樣。

一切眾生雖具有佛性，而不能自知。

一切眾生，人人都有自性，但大家都不知道。以前佛問阿難，你的真心在那裡？阿難答我的真心在胸內。若在胸內就有看到肝肺脾內臟，那不是……。我的心在外面，你心若在外面就看到面門，他說這樣也不是。我的心在中間，若在中間就看兩邊，那也不是。那怎麼辦？內、外、中間都不是，最後說能思想，那個就是我會想、會思惟、會分別的那個就是我。佛說那個不是，那個是妄心。因為會想起來然後又會消失，那是妄心，「性」是不會不見的。所有的答案都被佛陀所否定，阿難實在沒辦法了，他不敢再說，就讓佛陀自己說。

佛陀才說十番顯見，是讓你悟性的，就是這樣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佛性。現在很多人都不求悟性，到我這裏來聽課的人不多、懂的也不多。我師父說，你的課是頂尖的，像塔這樣越下面沙越多，越上面沙越少。要學悟自性，要成為菩薩顯六通，像這種人比較少。一般社會大眾都求神佛保佑，媽祖生日若到，就躺在大轎下面讓扛大轎的踏過去，認為這樣就能保平安，那種人比較多。若要教你用智慧來觀想，十方一切都要給你智慧作用，這種人家反而不喜歡學習，說也奇怪，怎麼這樣呢？

你若不信可以比較，看是信神躺臥轎下，和凡童的較多或是坐禪的人比較多。當然是信神壇的人比較多，這叫做因緣。末法時期的眾生比較沒有福報，他不知道自己有佛性，都信外在的神力，都信別人，他不會信自己。而我教的這門功課，即要教你一定要信自己的智慧。因為智慧時常明瞭，你腳底癢他也先知，肚子痛他也先知，先知才能先贏，這樣叫智慧。

有這種智慧的人不會將心放在外面，一切在智慧之中。哪有一切都在智慧中，你若沒智慧起「用」，要怎麼做，它真的會從空中，落下一隻大哥大電話來嗎？不會。這房屋蓋到那麼大間，那時若沒菩妙老和尚動念要蓋大樓講堂，空中真的會落下，這棟大樓會在這裡嗎？不會。所以一切在智慧中，那你找到智慧了沒有？如果找到了，無論何時都在用，你已開始去用它了，但只是不知這就是智慧。因為你不認識它而已，它在當下就是，不用到哪裡去找，所以這樣，要相信自己的智慧。

眾生有這種佛性，佛性就是本定、本慧。但他不知道，還四處在找，那座山或那間寺院可以找到佛性，他再怎麼找，也都找不到，這叫緣遇。遇到我很簡單，我手比兩下你就找到了。

因此逐物忘返，長劫輪迴 遂令佛性之體，隨六塵而流轉，不知發真歸元，修學佛法。

因為這樣逐物忘返，你看到物時，你的心隨物轉。一樣東西若愛不到，回來就思思念念地想著，這樣你的心是在外，不知心無外，這樣就長劫輪迴，因為沒解脫一定要輪迴。輪迴你相信嗎？到底人有沒有輪迴？有，每樣都有輪迴，真的嗎？有，這支筆就有輪迴，這支筆是塑膠名叫筆，研成粉末，這支筆死了，輪迴做塑膠筷子，日後叫筷子，不是叫筆。我們的身體也是一樣，現在有相貌，有名號，叫你的名字，認識你的相。等到有一天沒呼吸死了，哇！投胎變成一個小孩。若做人是這樣，若做鴨子就麻煩，你死了要去哪裡。

如果想要悟的話，則是隨便我們，還是隨便他人，要小心才好！死後我們要如何生，要修到會作化，你不要被心所騙，要靠智慧來修。講到這裡是很深了，我們要繼續學，學到後來就自己會，徒弟會變師父，學生一定會變博士，學佛就成佛，學菩薩就成菩薩。現在開始學，所以不要懈怠，有的人怕坐，若來坐一下就覺得很吃力，去那裏禪坐腳會痛死。那麼你可以到旁邊輕鬆的坐就好，腳放下來就好，不然拿床鋪來躺者呀！他說四威儀都是禪。

禪的意思，於境無心就是「禪」，內心無亂就是「定」。你躺在那裏內心沒妄想沒亂想，就是禪，叫睡禪。睡禪也是得道，哪有什麼關係，四威儀都是禪，是坐禪最為殊勝，也比較穩定，當腰背能挺直時，比較容易進入忘我，所以才說坐禪比較殊勝。若坐的是邪禪，當然是不好，有的很快就入定，坐一二三四聲，一下就到未到地定。現在禪定的緣起來，他不知緣起，去遊玩還不知回來，一禮

拜才回來一次，人家吃一禮拜的飯，他就餓一個禮拜。當人他也輸的，吃也輸人，他也高興得不得了，他認為這樣就是得到什麼不用煩惱，以後死了隨你去遊玩，他當作這樣是「得道」。抱歉！他若得道，你可以測驗他，你罵他看他是否可以不生氣，他的瞋心才算是真正斷除。他若得道就可「轉物」，你拿些屎去給他吃，他可轉成飯，他吃一吃，還會分給你吃。這人就得到道，不然就自己說說而已，那是「大妄語戒」，得道不能隨便說。以後若有人得道，若問：師父你得道否？要說沒有，不能說有。

學佛法要有些智慧，不是我們妄語，說：沒得，才沒有麻煩。那你有想要得道嗎？是的：，只要你因緣成熟就會，像飯煮久就會香，不然米聞起來無味，飯煮熟就會香。我們人也一樣，剛看到你好像沒有他的緣，後來他看到你會尊敬你，看你慈眉善目，光彩熠熠，有光，以前釋迦佛陀是紫金光，在人間要遇到修行，修行到老，鶴髮頭髮是白的，鶴髮而不是雞皮鶴髮童顏。童顏，頭髮是白的，孩童臉像玉會光亮滑滑。你不要小看他，那是不簡單，他身上已經有光現，有光現。所以學佛不是光說不去實踐，這是不行的，先要懂得理，後要事行，作到讓人看起來像瘋狂投入，一整天不知在作什麼，他們看不懂那是怎樣，不是死板板的硬坐就算是贏，不是。經行也不可以入定，在止觀云：四威儀外最高境界叫隨「自意三昧」，就是練習念念自見。你每一念緣起都要淨的，你每起一念都要利他，這個你若做不到，你再會坐也是失敗。

所以這隨「自意三昧」是最高勝，在你的行住坐臥中不斷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每念都看得一清二楚，起念若是惡的，他馬上轉後念轉前念，印光大師說：克念成聖。像你浮現生氣你自己知，快點轉念不能生氣起來，剛開始會轉得比較慢，慢慢轉不容易轉，轉久習氣就消失，這樣叫「修道」，而不是居住山上叫修道。不是這樣，所以學佛要學到竅門，你的佛性才會了解，你才不會隨物轉，你才不會長劫輪迴。雖然我們佛性的體，隨六塵而流轉，不知發真歸元。

禪修過程不論你看到，什麼相，什麼境，其實都要知道那是「心相」。你千萬不要住著，不要執著，那叫「離相歸體」，那叫「隨緣不變」，就是有即非有，生而無生，看「相」要會「性」，你才不會不知「發真歸元」。你不能隨六塵流轉，六塵是要給我們用，那是我們所現境，有的不知道就不知歸，所以就不知修學佛法。（待續）

老實修行

寂靜自在 淨明老和尚（十五）

◎ 釋會忍

據淨明法師說：「自幼跟隨著老和尚來出家，至今也幾十好載，他老人家的修行一直是他學習的典範，無論從慈悲與智慧上，我是萬萬不及一，更遑論有他的修行功夫。但是我願意不斷的去學習菩公的精神，在欽仰古哲之餘，不禁令我想起老和尚的一句座右銘。眾弟子最大的感懷，是菩公的平易近人與慈悲。在他慈愛的感召下如沐春風，感受佛法的清涼自在。」

於真於假當自在，在事在理應圓融

妙林園地



真不愧是修行上的高僧，誠如六祖惠能所說：「有道者得，無心者通。」期望此書的刊行能嘉惠更多的人。「念佛印心」、「參禪調心」，讓禪淨法語開啓您的智慧之光，讓圓融與自在引領您趣向無上菩提大道。曾幾何時或許我們都是與菩公有很深的法緣，在如此的不可思議的因緣中，豈可當面錯過。何期有幸能擁覽菩公的禪淨智慧，法語字字如珠，宛如親炙親慈容，聆聽教誡般令人喜滿禪心。

在這八週年紀念日，雖然哲人西行已去，卻留給後人無限的感念與憑弔，何時又能一期一會。馨香禱祝，菩公倒駕慈航，普度眾生。

佛教文化志業的發心是一份長久的事業，無法收到立竿見影之功效。長期以來我們看到這位默默的耕耘者淨明法師，他的真知卓見，了解如果想讓佛教文化能淵源流長，則必須保留佛教的歷史資料。所謂：「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這些歷史軌跡若沒有被保留下來，又如何能爲後輩有所效法或借鏡呢？淨明法師深切知道歷史的重要，從他二十三歲來到元亨寺開始，即經常手持一臺陽春型的照相機，東拍西照因而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照片。

這次我們從整理淨明法師個人的資料過程，總是覺得相當的感動與佩服。因爲淨明法師是如此用心將個人從天真爛漫的小學入學、佛學院、當兵、到進入寺院出家等照片，非常完整保留每個階段的記錄。從在家到出家，從幼稚園到老和尚，都留有令人驚歎的寶貴資料。由此可見淨明法師其一絲不苟，井然有序的態度是令我

們敬佩不已。懂得珍惜每個階段因緣的人，也是一位善護、珍重一切因緣的智者。因為他能從眾緣和合的當下，解悟到緣生緣滅的理則，在緣起的當下就把握因緣，當因緣結束了就放下一切的事物。不憶念過去，不欣羨未來，把握當下就是最好的。

走筆到此也令後輩的我們感到相當的汗顏，十年、二十年前的古老照片早已不知煙消何處？這也就是智者與愚者不同的地方。智者經常從歷史的教訓中得到寶貴的智慧。愚者，經常患同樣的錯誤，也無法從記取教訓來讓自己學習與成長。

記得以前曾經有信眾提問說：「請問淨明法師平日您都閱讀什麼書籍？如何才能像您一樣有這麼高的智慧呢？」淨明法師笑笑地回答：「哪有什麼智慧！其實平日我最喜歡閱讀『傳記』之書籍，例如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家師演培上人《一個愚凡僧的自白》都是我經常閱讀的書籍。因為可以學習一個偉人成功的條件在那裡，他如何待人處事，應對進退的分寸如何拿捏，這些雖是日常生活之事看起來簡單，事實上不簡單。當然，再成功的人也會有一些比較不圓滿的地方，所以只要去學習值得我們學的部分就好，至於不理想之處就不管他。」原來淨明法師能有這麼高的智慧，乃是他直接學習別人成功的優點，不用再花時間走太多冤枉路。生性好靜的他其實並沒有經常去參加一些對外的法務，除非必要否則都是深居簡出，可是教界的一些訊息他卻了若指掌，其理由何在？主要係因為淨明法師喜好閱讀，能從諸多的報章雜誌中看到風吹草動之新聞。真的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他好

學不倦的精神是很值得讚歎，宛如一盞明燈默默地點燃路徑，將光明與方向照亮走路的行者，作為後學的典範。

感恩這位為法為教的文化默默推動者，如此的精緻、有心、用心的將難得、珍貴的歷史鏡頭保留下來，讓佛教的歷史能增添更多的光彩，是多麼令人感動不已之事啊！若不是有淨明法師能提供如此彌足珍貴的照片，相信很多的事蹟是一片空白，無法回顧說明當時的情境。又如何激發後人學道的精進力，能有這麼多的真人真事現身說法給我們這些愚凡人去學習，若再失去這大好的時機，不知何時才能再擁有如此大的福報，能讓這麼多的大善知識來提攜與教誨，這是多麼殊勝難得的因緣，豈能當面錯過！（待續）

始於初步選二

〈及時當勉勵，一日難再晨〉

——2010領眾禮拜三千佛當中之開示〉（下）

◎ 釋法觀

千里之行，始於初步；

莊嚴塔寺，始於一磚一砌。

不離中心，始能畫圓；

不忘初心，修行終成。

生死曠野中 枝葉華果繁茂的菩提樹王，（註）

始於菩提種苗——得水根生。

（註）：菩提樹王，參閱《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四十華嚴卷第四十）。

妙林園地



其四·如之何、如之何

上個星期，騎著摩托車去了光雲寺，我的師公煮雲老和尚他的紀念堂在那裡，自己出家以來一直都沒有上去過。光雲寺蠻大的，我一個人靜靜地往上走，看看師公的紀念館，還有供奉他的舍利的舍利塔。

我有一個感覺，像我們師公那一輩，很多青年法師從大陸過來，很多的法門龍象、很了不起的高僧大德，我相信他們來到台灣都是有其因緣的。他們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辛苦地建寺，很積極地傳揚佛法，包括度了很多優秀的出家僧才——像我的師父，也都是師公下來這一代，非常傑出的、承接上一代的法門龍象。

過去幾十年，在台灣確實創造了一些基業。長老大德們，奉獻了他們的時間與心力，這樣子建寺、度僧，辦佛法的教育，才有我們今天的種種福報。

我們從道場、善知識聞法，在三寶門中知道了當學的基礎，知道要建立聞、思、修慧：等等，就是透過這些大德善知識，為我們奠下了一些很好的基礎。我們都知道，深切地知道要恭敬三寶、護持三寶、依三寶學習而向於解脫、自利他，這是有信；我們都知道持戒、不傷害自他；我們都願意隨分隨力布施、供養，這個是施；我們都知道要薰習、聽受佛法，點點滴滴去瞭解修行（定慧）到底要如何次第地建立，廣積種種的資糧。這就是這幾十年來，很多的大德用了他們的生命，幫我們奠立的一個基礎。

像這十多年來，整個世界的佛教交流也很頻繁，有一些國外的大德也來到台灣教授佛法，正是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有了很好的條件、道場、信眾，具備基礎而

且很多人具善、好樂佛法又願意學等等。總之在這片包容寬大的豐潤土地上，國內道場能夠運用動員的資源不用說，連國外來的善知識，也總是能有資源、善因緣與護持，來成辦各種的課程和活動。基礎條件已然具備，這是我們的福報！

但是誠如我先前講的，就是要再上層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們感念很多的高僧大德，真的很辛苦給了我們這麼好的基礎的同時，我們當如何更加精進地修學？感恩這些大德為我們所付出的，我們用生命要更精進地讓自己在修行上加功用行，我們的三學——戒的基礎有了，定、慧要如何地真正培養出來，這個是我們要想的，也是我們需要提昇的！

再借用一句孔夫子的話來說。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如果一個不說怎麼辦、怎麼辦？來提醒自己的人，對於這樣子的人，孔子說：我對他也知道怎麼辦才好！

什麼意思呢？佛陀，悲心無量，把他的大智慧教授給他的弟子，代代相傳到今天，正法還是存在於努力修證佛法的人身上。我們這麼大的福報，善知識都告訴我們，經典上也告訴我們，我們常常有機會這樣薰習；這時候，我們要懂得問自己、提醒自己，怎麼辦？我現在知道了生、老、病、死的逼迫，我怎麼樣讓自己能從生、老、病、死的輪迴中出離呢？怎麼辦，我要怎麼辦？如來言教有說、經典裡有說、善知識有說，不知道的趕快問善知識：怎麼辦，怎麼辦？我怎麼樣從生死苦海當中出離？我修了一年、五年、十年，我的定有提昇嗎？有沒有啊？那怎麼辦？慧——聞、思、修慧，什麼叫智慧，我遇到一點事還是在那邊牽扯不完，我還在注意這個、注意那個，被人家說一句話而已，礙著好幾天，這是什麼

慧？智慧是什麼？要怎麼提昇？我的智慧還是這麼有限，一點事、煩惱事就被牽著走了，怎麼辦、怎麼辦？怎麼提昇自己？

要常常問怎麼辦，怎麼再提昇？自己還是這樣，進步好像還不夠，怎麼辦？如果你平常都不這樣用心問你自己的話，每天有學佛、有拜佛，然後還蠻有福報的，悠哉過日子，一天過一天還算蠻好過的，有點資糧，你們懂得布施、恭敬三寶，都很好，但這樣夠嗎？已經有很好的基礎了，但是啊要再上層樓，不要只是一天一天的悠悠過日。

這不是只對你們說，我也是在對我自己說，對我內在的煩惱說，希望我們共同勉勵，要不然孔子就說了：「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哎呀！如果這個人都已經有聽了，也知道要怎麼做，就是不提醒自己，不如實地去做，不努力再提昇，那麼「我對他也知道怎麼辦了！」因為該講的都講了，就看我們用不用心。佛陀的智慧，都在經論裡面，佛陀所說的智慧，也在許多善知識的教授指導裡，就是我們要再多用心，不然，諸大善知識，所有的善知識，一樣要跟我們說：「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所以，問問自己怎麼辦？怎麼樣再提昇？我現在的狀況到底如何？憑我們目前的功夫，能自在地面對生死嗎？我們發的大願，真實的自利利他，什麼時候才可以一步步清楚地實現？孔子說的：「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不說怎麼辦、怎麼辦？常常提醒自己的人，我對他也知道怎麼辦才好！希望我們要常常這樣提醒自己，這樣子佛陀的法、善知識開示我們的法，才可以點滴地進入我們生命的深層，我們會更有心、更有力道，來持續我們的修行！

其五·作福不嫌多，但需趣解脫

修行，一定是以趣向解脫為目標。

有一次，波斯匿王前往祇園精舍敬禮世尊，請求佛陀和僧團接受他三個月的供養。

在一次的飲食供養之後，波斯匿王對佛陀說：「世尊，我以前曾經聽您講過，如果布施給畜生，得福百倍（能夠得到所布施的一百倍福報），供養一個人，即使沒有持戒的，獲福為千，……（就是這樣一直上去），如果是供養一位須陀洹的聖者，福報、功德則難以數計，那更不要講是須陀洹以上的聖者了。」

波斯匿王接著講：「我今天這麼好的因緣，供養了世尊和眾比丘僧，這個福報功德不可稱計，簡直沒辦法想像了，那我所作的福業、功德應該是夠了、圓滿了。」

佛陀聽了，就跟波斯匿王說：「王啊！作福是不嫌多的，作福哪會太多啊？你怎能說已經功德圓滿了呢？為什麼說作福不嫌多，因為相較於眾生的輪迴路長，時間長遠得難以數計，我們作的福怎會嫌太多呢？」

「很久以前，有一位國王叫作地主，有一天他把一半土地分給了善明大臣治理，善明因此自造城郭而成為善明王。善明王的皇后叫作日月光，他們的太子名為燈光。這一位燈光，非同小可，後來出家修道，成就如來，他的如來名號也叫作燈光如來，他前後度了八十億眾成為阿羅漢。」

「之後，地主王發願終身（盡形壽）供養燈光如來及八十億僧眾，他就這樣子供養

了七萬年，直到佛陀入滅。地主王建塔寺供養如來舍利，也繼續地供養這些阿羅漢，等到阿羅漢一一入滅，他一樣建塔寺來供養阿羅漢舍利，就這樣子又過了七萬年，燈光如來遺法滅盡，地主王才捨報命終。

「當時的地主大王不是別人，就是我（世尊）的前身啊。當時的我四事供養，一切供養，作了這麼大的福啊！而且當時的我求獲福報、不求解脫。」

世尊繼續跟波斯匿王講：「王啊！我當時所作的福啊，老早通通用完了，一絲一毫都沒有剩下！所以您怎麼可以說：『我作福已經夠了、已經圓滿了』呢？大王啊！你應該說：『我身口意所做的一切，盡求解脫；不求在生死中享用福報，而是爲了永恆無量的究竟安樂。』」

意思是說，我們學佛者廣積一切的善資糧，作一切的福業，行布施、供養，是不嫌多的，是不能說已經夠了的。但是我們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都要將它作爲我們修行、趣向解脫的資糧；就是說有機會、有因緣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也要精進地在趣向解脫上面來用心修行，乃至我們做一切的福業都要發願、要迴向，趣向解脫。爲什麼？沒有趣向解脫的話，那你再怎麼樣造福業，福報再怎麼樣大，沒有辦法，生死路長；如果我們不是一步一步地趣向解脫的話，你再多的福業啊，也都會過去，也都會耗盡，是不是？

波斯匿王聽了佛陀所說，衣毛皆豎，悲泣交集，頂禮世尊，承認自己愚癡，向世尊悔過！

這時，大眾中的一位比丘尼，叫迦旃延(Kātyāyana梵、Kaccā(ya)na𑖦)，她聽到這邊很法喜，她也心有所感，她是一位解脫的聖者，她能夠看到過去生，看得很遠

很遠，她讚歎佛陀對王的勸勉講得真是微妙啊，她想到自己三十一劫以前，曾經是一個叫作純黑的差使，見到式詁如來（就是尸棄如來）進到野馬城來托鉢乞食，他發了一個心去供養如來，並且發願：希望藉著今天供養如來的功德，能夠不墮三惡道，將來有因緣可以再值遇像這樣的聖尊（如來），而聞法、修道，達到解脫。你看，他供養如來，就算他當時還沒有這樣的因緣精進修行，他也是這樣迴向，目標就是要趣向解脫。

迦旃延比丘尼講到這裡就說：「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因緣，我今天才能夠碰到釋迦牟尼佛，在他座下出家、修行、證道、解脫，成阿羅漢！」（此則故事見於增一阿含23品（地持品）1經）

不論個人希望成就什麼樣的波羅蜜而達解脫（聲聞阿羅漢、辟支佛、或佛陀），就是同樣要把一切資糧都回向解脫，沒有說福業已經夠了的道理；更何況如果我們是發願上求佛道的話，那路還遠，趣向解脫之餘，更是要廣積善業、福業資糧，才能有福智圓滿的一天。修行一定是以解脫為目標的，無論聲聞阿羅漢、獨覺辟支佛、還是佛陀，都是一樣要達到解脫的。所以說，一切的資糧，都要作為能夠趣向究竟解脫的資糧；發願要行菩薩道成佛的，也一樣要將一切資糧回向究竟涅槃，因為菩薩最終也要涅槃智、要解脫才能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今生知道要造種種的福善、廣結善緣，在這樣子的基礎之上，也要能夠精進地修定慧、趣向解脫。發大心、發大願，但是努力地，心知道要出離；心廣大但是要知道出離，也就是說廣大的菩提心要建立在不離出離心的基礎上。這樣我們的生命才是趣向離執、無我、解脫的；我們一切的資糧，才

會成爲究竟解脫的資糧，才不會枉費我們這一生。

其六·想到佛陀，珍惜修行的日子

去年九月六日，我媽媽過世，我很感謝講堂，許多法師，還有很多蓮友，去跟母親結緣，我很感謝！特別是助念的時候，師父上人也去了台南幫媽媽加持，我衷心感恩！轉眼過了快半年了，時間很嚇人。當時母親過世前，我陪她好多月，也沒想到後來她那麼快走，所以人啊，時間到了，就是這樣子，急轉直下，時間到了就是要走。不過對她來講，也許就是她的因緣，她病苦的部分，就早一點業消吧！趕快接續她下一生的修行。

這三天我們拜了很多很多的佛，都是佛啊！佛陀啊，就是從Buddha這個字來的，Buddha佛陀這個字，主要有兩個意思，一個就是，他在人間具足究竟解脫的智慧，而達到徹底的覺悟，覺悟了世間，覺悟了生命，覺悟了實相，覺悟了一切所覺悟之法，這是第一個含意。

第二個含意，他因爲久遠劫來廣積了種種的資糧，圓滿了種種的波羅蜜，最後要證悟成佛時，他能夠沒有老師的教導——不用老師教，就可以無師自證、自悟；而且因爲他生生世世跟眾生結的廣大的緣，他學習了種種的善巧，他有真實智——根本智，還有所謂的方便善巧智——後得智，他是一切智圓滿的，那麼他當然有能力教導各類根器的眾生能夠覺悟！

所以這個是我們基本上、很簡單地對佛陀的一種了解。他一定具備這兩個含

義，一個就是，他一定要有究竟解脫的智慧，才能成佛，他自己徹底覺悟了；第二個，他因為廣積了種種的資糧，所以他可以無師自悟，他還有種種的方便善巧能力，可以教導各類的眾生都達到覺悟。

大家共勉，想到佛陀，知道我們也是要往這個目標走，心要趣向解脫，乃至成佛，不然還是那句老話，輪迴路險，像佛陀跟波斯匿王講的：「您這一生，所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真的要了解。

以我自己而言，爸爸民國九十二年（2003）過世，去年我媽媽，再來就會輪到我！我們這一生，能夠親近三寶，知道要修行，可以精進、用心修行的日子，已經沒有太多了，希望我們要珍惜！大家很有福報、很有善根來這邊拜佛，拜尊尊佛、念尊尊佛、想到佛德，希望佛陀加持我們大家，希望佛菩薩、一切聖眾加持我們，讓我們的心光早日綻現，令我們早日覺悟世間唯一的正道，早成道智道果。真的要珍惜這個人身，好好地修行！

（本篇（下）內容2010年大年初一、初三講於高雄文殊講堂。出自《冬日暖陽——將佛法擁入生命》一書，法觀法師著）





牧牛如牧心

◎ 法雨

中國的十牛圖向來是很膾炙人口，且蘊藏著很深的修行意境。如何自己的身心面對外在境界，所產生的心裡變化，要怎麼的調伏自己的習氣，與控制內在的貪、瞋、癡，都在其中有著很明確的說明。閱讀了《雜阿含·佛說放牛經》(12,546a)，佛陀更進一步說明牧牛在十一種「不知」情況又有什麼的過患。同樣地比丘在修道中如果能行這十一種「知」，自然在六根門上能如法如律，清淨無著。為什麼「知與不知」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各中的奧妙是很值得大家一起來深思與研究，如此才能讓我們在修道上有機會向前跨一大步。

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佛告諸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兒不知放牛便宜，不曉得養牛的方法。何等十一？一者放牛兒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刷，四者不知護瘡，五者不知作烟，六者不知擇道行，七者不知愛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草，十者犂牛不遺殘，十一者不知分別養可用不可用。」

放牛兒其中的不知這十一事是至關重要，即「色、相、摩刷、護瘡、作烟、擇道、愛牛、渡水、逐好水草、犂牛不遺殘、分別養可用不可用」等之事。一位放牛兒如果僅止於將牛每天的帶進帶出，完全不理會關照這十一種事情之細節的話，牛群不但不會增加，還會日日有所減損，這其中的道理在哪裡呢。這與比丘的修道亦是同樣的法則，所以該如何的善護其心，是我們必須好好學習的重要法門。以下逐一的將此重點與大家一起分析及說明。

世尊特別說明何等比丘不行十一事，而強為沙門者，死墮三惡道呢？其中的十一事是指什麼呢？以下分別詳細的說明之。

（一）「比丘！云何不知色？」

色法是構成一切物質的基本組合，它的特色是「質礙與變壞。」地、水、火、風這四大構成這山河大地，同時人也是四大的組合體。這四大所造在因緣和合時，一切都是暫時存在。等到因緣分散時，則地水火風也各自分離，再也找不到

一個暫時假合的東西。這是要我們學習認識色法的特性，讓我知道凡是色法都是在變化當中，一切的假合因緣都是不確定。有這番的理解後才能學到放下與執著的心。

（二）「比丘！云何不知相？」

如何才能真正的知相呢？世尊從兩方向作說明：1 云何癡？非所思而思、非所行而行、非所說而說，是為癡。即是該想的不想、該做的不做、該說的不說，這就是沒有智慧分辨事實的真相為何。2 云何為點？這正好與愚癡者相反，一切都可以照著該思考的來思、該行之事而行、該說之話而說，是為點慧者。能別癡點，是為知相。

因此，當修道者愚癡無法分辨此相是黑緣或白緣，不知黑白緣時，則容易落入造作惡業的因緣，因為該作的沒作，不該作的都作好了。此即是沒有智慧分辨是非、善惡，這無論在世間或修道上都是相當危險之事，不可不戒慎小心為要。

（三）「比丘！云何應摩刷而不摩刷？」

當我們的貪欲心之生起時，自然而然的樂著其中，久久不能忘捨，而且無法斷絕這樣的念頭。甚至還生起愚癡、慳貪等惡心所，充塞整個胸懷完全無法將不放捨。這就是我們說的，比丘應該放捨的惡念，而不去學習如何放下、捨去自己的貪念，日子久了將自己置身在執取當中，身心不得自在安樂。

(四)「比丘！云何應護瘡而不護瘡？」

比丘！眼見色而隨著外境生起很多的想法，耳聞聲就被美妙的音聲吸引，生起愛著之心。但是思想、形體卻都還不知這已陷在惡法之中，因為沒有好好的守護根門，任意地讓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盡情的奔馳在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上而不自知。這最大的過患比丘應讓好好的守護根門而沒有守護防衛，而造成重大的傷害。這也宛如膿瘡一般你應該要很小心的去照護它，而不用心去照顧因而引發更大的傷害，這完全都是因為該護瘡而不護瘡造成的後果。

(五)「云何，比丘！應作烟而不作烟？」

牧牛者在傍晚時，必須為這些牛群燃一些牧草，利用這些煙霧將蚊蟲薰走，才不致於叮咬牛群讓它生起瘡疤。這如同比丘，當你廣學多聞之後，就應該為後學者廣說一些佛教的教理，如此的適時為人說法是比丘為知放犢。反之，自己精通三藏十二部經，卻吝法不知為人說。如此為世尊所垢病，呵叱比丘！應起犢而不起犢。

(六)「云何，比丘！不知擇道行？」

「道」，乃意謂達成佛教終極目的之修行法則。廣義而言，亦指趣向果之通路，因而在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所修的道也會有所不同。牧牛童也要有智慧選擇一條好的道路，讓他的牛群不會滑倒、落水或掉落山谷等危險當中，這些事前可以防範的措施，也就可以免除事後的亡羊補牢無意義之苦。

修道比丘亦如是，所做所爲是否如法如律，都必需謹慎才不致於落入不可收拾之地步。例如比丘不顧自己的身分仍然進入姪里、酒家、賭博、演戲等處所，這些場合非修道之處。因爲看了這些的誘惑外境，會讓人起心動念，不易把持心的平靜，所以說是一種危害修行的不正道。

爲什麼佛陀一直要弟子以八正道作爲修道的基準，時時以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八支作爲身語意的衡量準則，如此才不致於造成身心行偏差而不自知。時時審查真諦八道，知不可行處，終不妄入，如是比丘爲知行道。

(七) 「云何比丘不知愛？」

這裡的「愛」是指珍惜自己。如牧牛童愛惜這群牛帶著它們到有水、有草、安全舒適地方休息，長養牛群的體力及成長。比丘在修道上是「法」作爲長養法身慧命的最簡捷之道。讓法水自然流入心田，滋潤這乾涸的心靈，啓動開發覺醒的心性，對修行過程有著莫大的助力。

反之，對於聽聞法寶沒有興趣，不能以佛法的正知見來修正自己的習氣煩惱，如此的修行無論經過多久的時間，依然都只不過在自己的我執與法執中不斷的加深執取的心。修道中善知識很重要，爲什麼佛陀要入滅時，要告誡弟子「以法爲師」之重要。「法」如同準繩能規範我們身心行爲是否有所違越，時時檢測自

己的起心動念，因而才能依著正道而修。所以如果你對聽聞佛法沒有好樂，那又將如何有法水能流入心田呢？所謂「人生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如果就這樣當面錯過的修道者，可謂是最不珍愛自己的人。

（八）「云何，比丘！不知渡水？」

牛群經過翻山越嶺，有時也會涉溪，牧牛童就必須知道如何才能越過溪流，到達安全的境地。比丘在生死大海中不斷的沉淪苦海，也要以四聖諦作為超脫生死輪迴的方法。何謂四諦？即苦諦、集諦、滅諦、道諦。四諦說明「流轉門」及「還滅門」二法。

生死流轉都是因為不知道「苦諦」，是苦的果，這果是從哪裡來，為何感召這果報身。這都是有因有緣而來，當我們明白苦的果時，才會肯放下身段，甘心發願要好好修行，自己度自己超脫苦海。「集諦」，即是苦的因，眾生經常再利用現有的果報身來製造下一期受苦的因。所以當你不明白苦因、苦果時，就會不知如何利用現在的果報身來修行，才能有機會超脫生死大海。其次，談生死的還滅門，「滅諦」，即還滅的果。因為已斷除貪愛，則得苦滅，可入於涅槃之境界。「道諦」，即還滅的因。道，是方法能通達滅盡苦、集之法。真正能滅苦之道，乃依世尊的正見、正思惟等八正道而修，即可超脫苦、集的生死大海，度脫到寂靜涅槃之境。

（九）「云何，比丘！不知食處？」

希望牛群能長高長壯，則需要有良好的水、草提供養分，自然能見到牛兒身壯體健。同樣比丘也必須擇法而修，才能身安道隆，長養法身慧命。所謂「四意止」，有時譯為四念處、四止念、身受心法。即以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這四項，不斷從自己的內、外、內外搭配觀察身體不淨，以去除貪愛之心；審查諸受皆苦，以了知苦的真諦；觀心的無常變化，以明白世間的無常相，一切是不確定，變化多端。從觀法無我中，徹悟在因緣流轉中根本找不到有一個是我可以掌控，只能隨順因緣的遷流而不斷的變化，因而體悟無我的智慧。「四念處」，即以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以次第對治淨、樂、常、我等四顛倒之觀法。四念處的修道可說是比丘一天二六時中，身心安住的最好境界，若不以此作為自己修道的智慧資糧，又要如何超脫生死大海呢？

（十）「云何，比丘！不知食不盡？」

若有國王、長者或清信士女虔誠的來恭請設齋供養比丘，準備種種的佳餚、美食，以自己最誠心的態度來獻供。大德、居士是如此滿心歡喜的布施供養，比丘受供養的當下雖然施主不斷勸進多吃一些，但比丘必須思惟佛語：『施者雖豐，當自知限，不為盡受。』吃飯時為何要食存五觀？因為貪欲是修道的最大過患，若只一味隨順自己的喜好而食不知量，不但傷害自己的身體，同時也長養貪念而不自知。應保持知足、知量的心才能隨時「知止。」如果沒有這「知止」的心，還想如此好吃的食物，還要再帶一些回去好好享用一番，如是比丘不知食不盡。

其實受供養的當下，應思惟「施者無厭，受應知量。」才可以讓我們可以警惕約束自己的貪慾，不致造成日後的大過患。

（十一）「云何，比丘！不知敬長老？」

小比丘經過幾年的學習之後，我慢的心越來越強，對於耆老、長者比丘生起輕慢的態度。見之也不起坐，也不避坐，以調戲不恭敬的態度來對待之。如此不能恭敬長老的心是一種不善心，長養自己的「七慢」而不自知。當然有修有證的長老不會與你一般見識，所謂「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一切都是自業自得。更何況我們經常說佛法是在恭敬中求得，善知識也是因為看到你對佛法的好樂之心，而願意傾囊相授，讓我們能聽聞、解惑、受益。中國文化也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這說明如果你在有生之年能真正的聽聞正法，以正法來解決生命的問題，即可對生死有個了結的機會。但如果驕慢心很強者，不知親近善知識，則就失去很多學習的機會，自己的智慧又要如何更上一層樓，落得在自己的慢心中不斷召感生死的苦果而不得超脫。

佛陀也很慎重對以上這十一種修道之法，如果你不知道去做的話，則不應作為沙門。因為你的所做所為都不合乎律儀，對於佛法沒有好樂之心，對於戒律沒有受持之心，因而沒有這些美德的枝葉來遮蔭你，很快你的德行自然召感惡業的果報，自己敗壞心性，善根不具足，自然也沒有福報在清淨的僧團修行，不如還為白衣還比較好。若強為沙門者，日後必然墮落到三惡道，受苦不斷。

反之，比丘！能行這十一事者，於此法中種法律根栽枝葉滋茂，多所覆蔭，清淨無垢。世尊以偈頌曰：

「有信精進學，受食知節限，
恭敬於長老，是行佛稱譽。

如此十一法，比丘學是者，
晝夜定心意，六年得羅漢。」

鼓勵比丘只要能遵循這十一種方法來修道者，日夜安住於此法中，則六年即可證得阿羅漢果。這是多麼讓人了解佛法是如實的在自己的身心行為上產生效益，而不是到哪裡去找尋佛法。只要在當下的這念心，你能好好的去守護心，經由不斷的精進，假以時日自然能越生死大海。



波羅蜜園地

居家三火世福田

◎ 釋生定

當時在舍衛國有長身婆羅門，舉辦各種飲食，廣行布施，進行邪盛大會。種種異教徒皆來參與盛會，婆羅門深恐大會有所短缺不夠周密，因而特地前來向佛陀請示。豈知世尊對長身婆羅門的大舉布施廣種福田之事，不但讚歎反而認為會造罪業。其理由為何？難道布施供養不好嗎？要如何才是正確的布施？

世尊對於婆羅門布施的善心是沒問題，但是做法、思惟卻是不表贊同，且還造惡業。因為邪盛大會中有三刀劍之所刻削動物，因而得到不善果報。何等三？

妙林園地



(一)意刀劍，因大會主心中生起應宰殺多少牛羊及種種小動物，以準備豐盛飲食。施主雖僅是動念想要作種種布施供養，實生於罪！(二)口刀劍，大會主也會命令屬下殺害多少動物及微細小蟲，以利布施供養大會。雖不是直接殺害，但是因有口頭的命令傳達所致的殺生業。(三)身刀劍，爲了布施供養大會主也可能會親手幫忙殺害種種動物，令牠們生諸苦報。彼等雖都是爲供養大會作準備，但無形中身口意造下三惡業。佛教所說不自殺、不他殺、不爲己殺可見殺生是在微細處殺業已在形成。佛陀對於印度神教的祭祀萬能不表稱讚，更何況如此的邪盛大會。所以佛陀以婆羅門所重視的家中三火長年燃燒的觀念，教導他們應勤修另外三火的人天福報，才是更好的布施功德。

何謂三火？(一)根本火，善男子方便得財，手足勤苦，如法所得，供養父母，令得安樂，是名根本火。這是從人倫立場說明爲人之道，對自己長輩父母要孝敬的供養，以盡爲人子女的根本之道。(二)居家火？善男子將自己如法所得，供給妻子、宗親、眷屬、僕人讓他們沒有欠缺安心和樂，做到家和萬事興。(三)福田火，將如法所得以歡喜心供養諸沙門、婆羅門。如此的善行能調伏自己的貪、恚、癡，由此建立福田，感召善業果報未來能生天。

婆羅門教以西方是居家火，南方用來祭拜火神、驅除邪魔，東方是福田火，這三火要長年不斷地燃燒著。此火供儀式到七世紀被密教作爲重要宗教儀式。這與佛陀所說的根本火、居家火、福田火三火要隨時恭敬勤供養，布施者必定得安樂

是截然不同的理念。反之，貪欲火、瞋恚火、愚癡火的三火，會自害、害他，自他俱苦，造無量無邊的罪業所以應斷滅。

佛陀是正遍知的覺者，了知在家居士三火的建立並不容易，對婆羅門開示說：

「婆羅門！若善男子事積薪火，隨時辛苦，隨時然，隨時滅火因緣受苦。」在家居士想要廣種福田，也必須事積薪火，隨時都必須用心去照顧您的火焰。它有時須要燃，有時須要滅，它也會隨著薪火的增加而更加燃燒，也會隨著灰燼退去而火焰滅除，都隨順因緣去照料。不像貪瞋癡三火就是一定要滅除。佛陀對於宗教道德的觀念，非常的中道與人性化。我們生存在世間也不能與世俗一些基本的人倫有所違背，也才能從世間走到出世間。





究竹之本

◎ 陳海晏

北宋濂溪先生在〈愛蓮說〉一文，提到東晉陶潛是有名的愛菊詩人；他說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近有歌喚爲蓮心曲，詞意高邈，確係佳作；它以蓮寫修行者事：「自在腰身立沙洲，浮雲閑映碧波心；採蓮歌中根塵斷，天涯何處不知音。」

蓮台實乃佛教象徵，如在《西遊記》曾寫到：「功成歸極樂，汝亦坐蓮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則有「九品蓮華爲父母」之說。《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

經，華乃花之古字，妙法蓮花也。在《封神榜》說到哪吒還了父精母血後，由師父太乙真人，借蓮花令其化生。這應是借鑒佛教之說，當某些說法已深入人心時，無論宗教或文學創作，自然而然都會借鑒改寫，更易令人接受。

同為宋朝人的蘇軾則詠竹，他說：「無竹令人俗」、「不可居無竹」。其實，東晉人王徽之也愛竹成癡。梅蘭竹菊向來並稱為四君子，這些具有美好象徵的植物，也多半成為優質的女子名字。一代名伶梅蘭芳先生，亦是彷彿。

竹可謂匯萃靈氣而生，其節中空，虛懷若谷，謙虛之德。其枝彎而不折，內剛外柔有原則，又肯下人。外形秀綠，其色長青，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象徵長壽安康、青春永駐。竹節質地堅硬，節節以升，如人之氣節，堅貞不屈又高風亮節，當節節高升。竹筒可以存錢，還可塞入火藥以成爆竹，有竹報平安之寓意。若居而有竹，雨後春筍，或醃漬，或曬乾，又是農家簡單一餐。竹竿可曬衣，可搭架，能架棚。雖謂千里搭長棚，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筵席可散，生活中不能無此君也。竹也在字典、中文輸入法，成為一大部首，陪伴中國人進入了數位時代。

在《中文排版方式析論》一書，將中文排版的直排、橫排，從古至今的範例、習慣，做了深度探討、研究分析。雖然中文橫排，與西方拼音文字放在一起，亦不違和，但中文直排已是穩妥，倒也不必引經據典。何以故？答案就在載體，竹也。

殷商、西周，青銅銘文，字多半刻在鍾鼎之上。其成本高，非貴族難以爲之。春秋戰國出土刻有文字的古物，量大的多半是竹簡。孔子能授平民以書，成爲至聖先師，實託竹簡之福。竹片枝枝，韋串成冊，攤平成篇，收而捲之，故謂冊、篇、卷。謂人能韋編三絕，表示讀書用功之勤。刮青竹，以火炙，至出水，刮青皮，方便書寫，可防蟲蠹，稱之「殺青」；青竹出水，汗涔涔也，故稱「汗青」；操竹聿爲筆，刻寫其上，若有錯字，以刀削去，複之，以爲「刀筆」。今寫書撰文，篇章節亦少不了，章源自金文的會意字，餘者從竹部，皆與書寫排版的載體有關。連同佛經摺頁的設計，念誦之際，回摺攤平，亦仿竹簡，舒而卷之，一篇也。

如上述之言，有竹皆美；然竹之本，合字爲笨，君復何言？笨，有謂竹裏，指莖節裡層，大致是竹之纖維；又曰粗率，如《晉書·卷四九·羊曼傳》：「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太能吃者爲穀伯，大肥動慢則成笨伯。蠢，春雷驚蟄，蟲類蠢蠢欲動之貌，故謂蠢動；先冒出來的蟲被鳥吃，何其蠢也。愚，禺者，猴屬，禺坐心上，聞思皆本能行爲，貪嗔癡慢疑、財色名食睡，何能悟道？不修，何以有道？不行，何可成道？

余幼時頑皮，頗受鞭撻，與玩伴皆戲稱乃竹筍炒肉絲也。舊時教師尚可體罰，或用教鞭改正學生偏差行爲。教鞭多爲竹籐所製，有謂竹鞭能打掉孩子身上的邪氣。儒家則稱夏楚，謂夏楚二木，能收其威。佛教法會打香板，其外形是扁

長型木板，上刻「警策」、「精進」字樣。用以維持法會秩序，或說法傳戒的提醒。禪宗棒喝，伴隨大喝一聲，嗡嗡價響，拿起香板，或警策，或精進，作勢當頭敲他一棒，助參禪者開悟。《百丈清規》有載：「設戒師座几，與住持分手，几上安香燭、手爐、戒尺。」竹木籐，儒道釋，立清規，齊儀禮，教具法器，赫赫生威。

竹之根，糾纏相結以禦風雨，若成其大，竹本確實變動不易。尤其今日，改革革新，聲勢浩大，那些要改，那些不當改，當究得根本。窮其因，知其果；掌本體，推導用。菩薩畏因，眾生畏果；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柴山漫遊（一）

◎ 沈政璋

寫了許多台南不深入的小旅遊行程，高雄都沒寫。可能因為怕寫太多，乾脆寫本書來看看，也該寫些高雄小旅行了，從自己的土地找尋自己的根。四月，總希有個新氣象，決定去柴山看一下魔芋，微雨微陰，仍決定上山。

柴山是高雄之肺，也充滿了人文歷史。從小溪貝塚的遺跡，到打狗刺竹的馬卡道族的居住，到林道乾打狗山十八籃半金銀的傳說。而現在軍事管制大部分的解除，結合生態、休閒、旅遊的大公園，實在是適合走走。想去看看山羌和魔芋。陽光三少年的構樹（桑科）、血桐、蟲屎和沿途的龍眼樹，恆春厚殼樹，鳳

鳳木，榕樹，台灣山棕和台灣海棗架起綠色森林，火筒樹和龍船花也開滿紅色花朵，迎接春夏的到來。而柴山上的魔芋這世界最大的花種真的很迷人，我就是痴痴被迷上山，它就是又醜又臭又有自己自信的味道，直直的一股腦的往上長大。

山羌可能因為下雨路滑，都不知躲那裡去了，我望穿秋水不見芳蹤，黯然神傷希羌現身。但爬山的过程仍是歡愉的，沿途的小彎嘴畫眉那不婉轉但嘹亮的奸人般叫聲一直陪伴，白頭翁、繡眼畫眉和五色鳥也偶爾加入節奏。下到柴山的中華佛教院，那簡單肅穆的空間令人首然莊重，老師父拖動緩慢的身軀，禮拜儀式後輕輕敲下頰鉢，發出的聲響雖不至振聾發聵，但餘韻迴盪，直入心靈，久久不已。

到柴山北麓左營海軍的海光俱樂部裡，那是美軍時代一般台灣人進不去的地方。第七艦隊退出高雄後，回歸海軍，但仍為高級將領所用。但之後前荒廢。現有中餐廳，以「高雄眷村美食」知名歷史悠久的海光俱樂部中餐廳，入選二〇二二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薦，非常恭喜。另外有文青蔬食餐廳，偌大空間在中心做了一棵大樹，桌椅寬鬆排列，三面大落地窗，窗外竹子排列呼應人文氣息。入空間前的階梯是五〇年代的磨石子，特別的是地上有一海軍船錨的符號，門分兩側，原來這是以前的小型電影院，分單雙號入，展房位置由高而低，展示有靈氣的佛法蓮花銅雕展，很有禪意。老婆敲了一下銅鉢，聲音迴盪耳邊，不輸今天在柴山的中華佛教院那簡單肅穆的空間發出的聲響。聲音雖也不至振聾發聵，但餘韻仍迴盪久久。這是上午的上半場。

接下來下午的下半場，繼續向南推進沿山邊而行。鼓山山麓旅遊線，是和打狗百年的工業遺址相關的，尤其是淺野水泥株式會社和沿著百年縱貫鐵路，再延伸到愛河，直到愛河旁的中都鯨島煉瓦株式會社，這是工業高雄最具代表性的百年建築遺址。

上元亨寺拜禮佛，這名刹是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創建。元亨寺，原名元興寺，又稱作打鼓岩元亨寺，舊稱岩仔、鼓山岩、打鼓岩，是位於臺灣高雄市鼓山區的一間佛教古刹，座落於壽山山麓，坐西面東，可鳥瞰高雄市區的市景。大雄寶殿，主祀三寶佛，中央釋迦牟尼佛，東方藥師佛，西方阿彌陀佛，伽藍韋陀尊者護憲兩側。觀音殿主祭觀世音菩薩，另有華嚴三聖（釋迦牟尼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

大雄寶殿視野真的很優，近處的鼓山聚落，再來是有小關渡橋之稱的中都紅橋。建於日治時代的中都鯨島煉瓦株式會社，尤其是磚窯廠八卦霍夫窯中的兩個百年煙囪。正前方是北高雄地區，左方是美術館特區，一棟棟現代大樓把美術館區架構成高雄最美的新興區。五十層的長谷世貿大樓，高雄八五大樓屹立遠方。

另外這裏可以上山，而且距淺野水泥株式會社的僅存三個如吳哥窟的石灰窯很近，也是鼓山區南北登山口中間的中登山口。可拜拜，可爬山，可散步，可賞古蹟，可以很神聖！

從龍巖湧泉到淺野水泥株式會社，過元亨寺到鼓山洞，轉到登山街的武德殿，繞行上去西洋人墓場，到取水灣遠眺高雄港灣，走入壽山洞西灣隧道，再走出經後山山徑上十八王公到達英國領事館的官邸，沿著領事館的古徑，尋找史溫候領事的蹤跡，到領事館旁找一下馬雅各醫師。走出領事館，可見雄震北門的老砲臺，再到哨船頭中山大學前欣賞日落美景。懷念林道乾大刀落下，第一打狗隙出現的神奇傳說。然而，中山大學前的屬於情人蘿蔔墩已經消失，陸客也不見了，過去熱鬧的氣氛如今有些落寞，落日夕陽已近黃昏！



這樣走一趟，由北而南，形成柴山東麓大串聯，有許許多多散落的人文和歷史，我們慢慢把它連接在一起。也麻煩諸位大德一起努力，來把這些地方文化資產串聯保存良好！柴山鼓山哈瑪星，悠悠歲月之中，打狗高雄漫遊！愛河漫遊，愛河漫遊，柴山好漫遊！柴山真好！

作者：沈政璋

是個台南鄉下移居高雄新移民

用我的生活寫下鹽埕、愛河在地的日記

「鹽埕漫遊」「愛河漫遊」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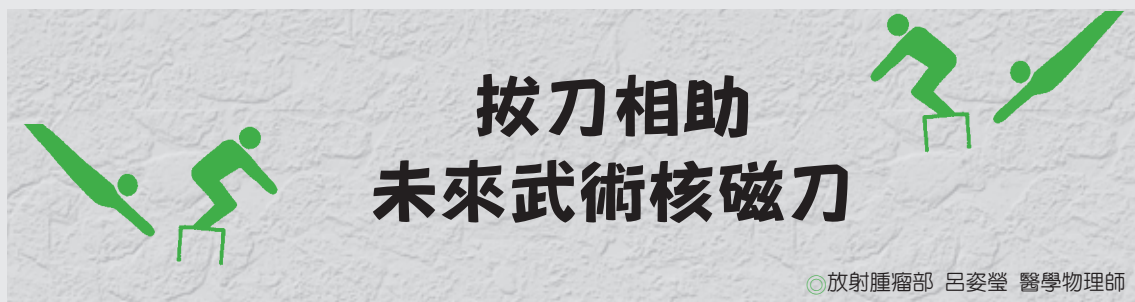
高雄社大走讀老師

中間偏左的眼科醫師

喜歡分享人與生態的互動

人與土地的關係、人與人的故事

喜歡分享知識與快樂！



隨著醫療技術的日新月異，放射治療技術的演進，從將低能量的放射線直接放在肉眼可見的表層病灶處治療，到可利用影像導引技術的高能量放射線治療較深部腫瘤，達到不用開刀也可以精準治療的目的。但在放射治療的過程中，病患的身體一直處於自主或不自主的運動中，如呼吸。因此很難對腫瘤精確的照射同時又降低對正常組織的傷害。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放射腫瘤部在2020年引進全台灣第一台『核磁共振影像導引全方位放射線治療儀(MR— Linac)』，核磁共振影像導引全方位放射線治療儀結合「核磁共振造影定位」和「精準放射治療」兩項技術，提供臨床醫師用來觀察、評估，並依據狀況設計個人化的精準放射治療。

核磁共振影像導引全方位放射線治療儀具備以下優點：

治療前：利用核磁共振影像導引系統在治療前先確定腫瘤部位，可以降低在照射時對正常組織造成傷害或腫瘤跑掉的可能行。

治療中：a.具有即時計畫重新優化：確認擺位位置正確後，能根據病人當下組織或腫瘤形狀(如剛吃飽的胃、剛上完廁所的膀胱或變小的腫瘤等)能立即修正調整治療計畫，確保對於正常組織的保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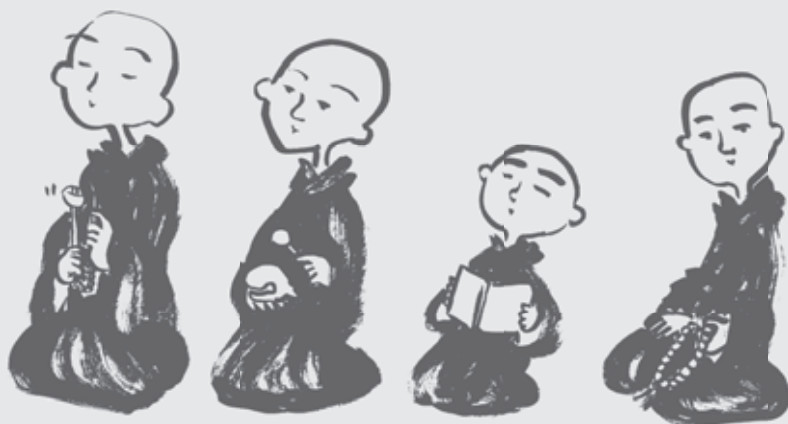
b.具有在放射治療中全程持續取像，自動追蹤標靶位置：能像巡戈飛彈一樣，在腫瘤移動超過追蹤靶區範圍，放射線會自動暫停照射，而當腫瘤移回預設的範圍，放射線會自動恢復照射，有助於追蹤隨著呼吸或其他運動位置變動的目標，確認腫瘤的移動範圍在標靶範圍內、精準的打擊腫瘤。

治療後：可以立即將當次的治療影像及治療計畫與之前規劃的治療計畫做比較，以提供臨床醫師即時評估病人的最新狀況。

進行放射線治療就像掃蕩恐怖份子，最怕打到的不是主力部隊，反而傷及無辜居民，放射線治療最怕是有沒有傷害到腫瘤細胞，反而破壞周邊正常組織，以前影像引導系統還沒這麼先進時，臨床醫師常會因為害怕無法精準瞄準腫瘤位置，傷及無辜，而降低放射線劑量，現在因為影像導引系統的進步，臨床醫師在給予腫瘤放射線劑量上，少了一層束縛，大大的增進了腫瘤的控制率及降低正常組織的傷害。隨

著『核磁共振影像導引全方位放射線治療儀』的出現，除了在治療前可以確認腫瘤位置，更可以在放射線治療過程中，即時追蹤標靶目標位置，確認位置的準確性。可在每次治療中，提供正常組織更好的保護，並給予較高的放射線劑量，副作用更低，療效卻更高，大大的提升治療的品質。

轉載自：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第42卷第10期》



《妙林》第35卷4月號【收支表】(112/03/01~112/04/30)

收 入：

1.上期結轉	NT208,132.00	
2.助印善款	20,200.00	
		NT\$228,332.00

費 用：

1.稿 費	NT\$15,950.00	
2.印 刷 費(妙林雜誌)	49,350.00	
3.郵 電 費	45,314.00	
4.雜 費	560.00	
		NT\$111,174.00

結轉下期 NT\$117,158.00

本期發行 2,350冊



【112/03/01~112/04/30助印功德名錄】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劃撥帳號：41881508
戶 名：劉英治（釋淨明）

稿 費：2700：釋法觀。2150：釋會智。2750：釋會忍。2950：法雨。800：釋生定。

1150：陳海晏。500：若水。(計13000元)

現 金：1000：慈恩佛堂、李俊男、李陳不。500：劉上雄、陳慶堂、許財榮、謝金里。

500：許惠敏、林玉林、李秀珠、李秀容。200：黃郁庭。(計7200元)

合 計：稿費13000元+現金7200=20200元





元亨菜根譚...



順逆之間

◎ 淨明和尚 開示

在順境中，不逞強，須謹言慎行；
在逆境裡，不示弱，須忍辱耐苦。

人往往在順境中是容易落人意氣風發，鬥志高昂的性格。但是智者卻是懂得不逞強，以謹言慎行，來保護自己以免鋒芒畢露，招來無謂的禍端。內斂的把自己的聲名或才華隱藏起來，不使外露，才能韜光養晦，頤養天年。

如果遇到逆境逼迫，則必須保持一分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忍辱的智慧，度過艱巨的苦難。縱然以佛陀如此的德行同樣也會遭受諸多的批評與陷害，更何況我們凡夫眾生。但從經典中都可看到世尊為度化眾生而遊行人間不斷的佈教，其不屈不撓的精神是做人天導師的最大表率。☸



微笑

◎ 若水

微笑是最高貴的氣質，是最優雅的內涵，也是最受歡迎的禮物。

看過一則小故事：有一對夫婦，先生對人總是彬彬有禮，笑容可掬，而太太卻是滿臉不悅的抱怨東抱怨西，在她眼裡沒有任何一事物令她滿意看得順眼的，時時刻刻繃著臉兒，更別說那和悅的笑容了。

有一天他們出門去旅遊，先生時時禮貌的與友人招呼，在閒談中，友人問他們從事的行業，先生說：「我是工程師，我太太是製造家。」友人好奇



又問：「夫人是製造那一方面的產品呢？」先生笑著說：「她時常製造一些不愉快的產品。」友人一聽，不禁莞爾一笑，一時回不出話來。

微笑是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動作，如果懂得適時送人一個微笑，那是再好不過的珍貴禮物了。

世上沒有人窮到給不出一個微笑，也沒有人富到不需要別人給你的微笑，笑！能使百花開，能使陽光豔，更能使自己贏得友誼、增強信心與活力。所謂「一笑出門天地寬」、「一笑留得天地春」。因此我們為何要吝嗇於那一笑呢？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情，其情緒不可能沒有低潮，然而我們的心境真不要隨著偶爾的不如意而感傷，我們必須知道：「芳菲過盡自有綠意正濃，在片片翠綠之前不抹一絲灰色，在內心中不存一點黯淡。」每一天帶著笑容迎接燦爛的陽光，想著喜悅的種種，那快樂的事件自然一樁樁迎面而來。

在很久以前，我的師長曾告訴我：「再差的湯也要是熱的，再醜的女人

也要會笑！」是的！再美的女人若不笑必然得不到溫馨的情誼。人的一生不論是誰都或多或少會遇到挫折，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善於用微笑創造讓人心情愉快的氛圍，只要學會時常微笑，必會發現你比別人過得更幸福。微笑是世界上最妙的語言，最美麗的表情，也是人與人之間相互溝通最協和的橋樑。



「元亨寺 青年團」 招募團員

讓我們起大悲心，發願為人服務、廣種福田，
散播菩提種子，利人而自利。
為這個世界，增添多一些希望和光芒！
只要一個善的心念，就能讓周圍的生命時時感受到溫暖的幸福！

招募凡認同佛教理念 **15~35** 歲之青少年

誠摯地邀請青年朋友們加入元亨大家庭！

問題洽詢：yhm001@hsps.kh.edu.tw 07-5213239(德融法師) 0920-337943(高老師)



報名方式 (未滿18歲者，須另填寫家長同意書)

1. 線上報名網頁

<https://goo.gl/kNwKs4>



f 元亨寺暑期學佛夏令營



2. 於FB粉絲頁下載報名表，填寫完畢後回傳至 yhm001@hsps.kh.edu.tw

3. 親自至元亨寺客堂填寫紙本報名表



高雄郵局許可證
高雄字第613號

高雄郵政新雜字
第000052號
登記為雜誌交寄



諸苦由貪自樂起
佛從利他心所生
故於自樂他諸苦
修正換是佛子行

佛子行三十七頌
第十一自他交換佛子行

高雄郵局